

馬

宋李忠定公奏議選卷之一

明善院桐左光先羅生選

宗人李春熙皞如輯

宋李綱伯紀著

宗裔李嗣玄評定

用人材以激士風劄子

時任比部員外

臣聞人主所以共治天下者莫大於人材所以陶成

天下者莫先於士風人材貴於衆多故濟濟多士文

王以寧士風貴於淳厚故古者長民從容有常則民

德歸厚二者天下之大本不可不察也陛下廣學校

以作成之班爵祿以官使之天下之士雲蒸霧集人材可謂衆多矣至於士風猶有可議者在朝廷有以勸沮之而已徃於私枉而務虛僞此士風所以未厚也欲士無虛僞之行莫若獎忠寔以先之志在表標而尚浮華此士風所以未厚也欲士無浮華之習莫若舉惇朴以鎮之急於進取而事奔競此士風所以未厚也欲士無奔競之操莫若崇靜退以率之夫忠寔惇朴靜退之士非內有所養而見善明用心剛者不能也內有所養而能見善明用心剛者以類而進則立朝必有可觀者臨利害必有不可奪者又豈狗

情於流俗之間哉臣愚伏望聖慈親灑宸翰詔二三大臣進用人材必以激勸士風爲先務獎忠寔而察虛僞舉惇朴而黜浮華崇靜退而抑奔競則士風厚而天下之俗舉歸於忠厚之域此宗社無窮之計也

論水災事乞對奏狀

時在起居郎

右臣伏觀陛下以積水暴集滄浸民居迫近都城累降御筆分遣官吏固護隄防拯濟漂溺仰見陛下聖慮焦勞曲盡防患之理然臣竊謂國家都汴百有六十餘載未有變故今事起倉卒遠邇驚懼誠大異也臣嘗躬詣郊外竊見積水之來自都城以西漫爲巨

浸東距汴堤停蓄深廣湍悍峻激東南而流其勢未
艾以宗廟社稷之靈雉堞防守之固萬無他虞然或
淹緩旬時因以風雨有不可不慮者此誠陛下寅畏
天戒博詢衆謀之時而群臣竭智効力捐軀報國之
秋也累日以來傾耳以聽缺然未聞臣竊怪之夫變
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災害未易禦必有消弭之
策周官於國危則有大詢之禮祖宗每遇災變亦降
詔求言臣愚伏望陛下斷自淵衷特詔在廷之臣各
具所見以聞擇其可採者非時賜對特加驅策施行
其說因衆智協衆力濟危圖安上以答天地之戒下

慰億兆之心天下不勝幸甚臣仰荷陛下天地父母
之恩親加識擢得侍清光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
之急輒有已見急切利害事瀕面奏伏望聖慈降旨
閤門許臣來日因侍立次直前奏事庶幾得盡狂瞽
仰禱聖慮之萬一伏候勅旨

論水便宜六事奏狀

右臣近嘗奏請以水潦爲患乞賜燕閒敷陳利害今
月十四日崇政殿侍立得閤門傳旨令臣先退惶懼
戰慄居家待罪不敢供職聖恩寬厚未奉誅責日夕
惴恐跼蹐無地伏念臣愚蠢謏聞孤立寡與惟知仰

事陛下以國家爲心比見積水暴集逼邇都城私憂過計輒貢狂瞽情迫意切言皆不倫觸盛意犯隆旨自干雷霆之威死有餘罪自非陛下恕其愚直天地父母矜而憐之誰復爲臣言者臣竊以水旱之災雖堯湯有所不免惟聖人爲能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博詢衆謀以銷去之故堯於洪水方割之時有疇咨之言湯於旱旣太甚之日有六事之責皆能轉災以爲福易沴以爲和此古聖人之明驗也今者水患之來起於倉卒人心惶懼遠邇震驚幸賴宗社之靈陛下睿美之審屢降御筆處分疏導勢漸退落雖畿甸旁

近皆罹其災而都城無虞人意漸定然臣竊謂水災旣退之後朝廷未可以爲無事正宜講究利害增固隄防寅念天戒益以修省不可忽也臣愚蠢不揆輒復妄發昧死上便宜六事一日治其原二日折其勢三日固河防四日恤民隱五日省煩費六日廣儲蓄惟陛下留神幸察臣恭惟國家卜世定鼎建都大梁平原沃野彌望千里非有高山峻嶺爲之阻而都城以西京索交流陂澤相接自西徂東地勢傾下加以雨潦不能吞納則決溢東注俯灌都城其勢然也爲今之計莫若相視陂塘疏導京索增卑培薄固以隄

防節以斗門旱則水有所注澇則水有所泄雖經霖
雨其勢不得接連而下可以爲萬世之利此則治其
原之策也臣竊觀自昔善捍水患者必爲長隄以濟
其意蓋謂以數仞之城而拒方至之水風濤之所鼓
薄亦已危矣限以長隄殺其怒勢然後人力可施而
城益堅今積水之來自都城之西浩如江湖東抵汴
岸南阻新堤雖停蓄深廣而卒不能至城下者有堤
以爲之阻也由隄而行散漫湍激至都城之南則徑
抵護龍河者無隄以爲之阻也爲今之計莫若距城
數里之外因高地勢繚以長隄使雖有積水決溢之

患循隄四瀉不能薄城可以禦一時之急此則弱其
勢之策也國家都汴處大河之下流其所恃以爲固
者隄岸堅而法制嚴也比年以來玩習苟簡護衛之
卒散於抽差備禦之儲耗於轉易河嚙隄防日朘月
削恬不加恤如廣武埽則距清汴纔百餘步去冬危
殆屢矣其不決溢者特幸耳使夏秋之交乘霖雨湍
激之勢果能保其無虞乎夫以陂澤積水暴集之患
猶可驚駭况大河之勢又可不爲之深慮哉臣愚願
擇深知河事者相地形回清汴使與大河相遠仍詔
有司遵守法制存留兵卒儲積材料敢有抽差轉易

者必置典刑此則固河防之策也今茲積水之來衝
白沙蕩中牟迫都城散漫畿甸之邑淹浸屋廬漂溺
民蓄損傷苗稼不可以數計今又決其南以注於陳
蔡之郊決其北以注於相衛之境疏汴渠之下流於
陳留則數千里之內悉被其患矣陛下惻怛憂勞降
詔拯濟德意甚厚臣切慮州縣監司未能悉奉行也
願詔諸路應被災傷地分今年秋租並與蠲免水過
之後安集民居借貸賑濟務令復業無使失所以副
陛下之意此則恤民隱之策也臣竊惟去歲江淮泛
溢東南之民悉皆流移賴陛下聖慈以大路上供米

斛廣加賑濟民得無死德至渥也然州縣蕭條帑廩
匱乏迄今未復今畿甸旁近又有積水之患矣何以
堪之臣愚願陛下斷自宸衷凡營繕工役花石綱運
有可省者權令減罷數年之間民力漸完國用以足
然後惟陛下之所命耳裕民豐財莫是爲大臣所謂
罷不急之務者此也臣又惟古者九年必有三年之
蓄二十七年必有九年之蓄然後無旱乾水溢之患
教化行習俗美而頌聲興是爲太平治之至也祖宗
以來舊有封樁米斛以千萬計所以爲兵民之天宗
社之本也比年以來工役寢多仰食者衆歲以侵耗

遂至殫竭今國計所仰者獨東南六路轉輸歲額耳
假使一方水旱歲額不登將胡以自給靜以思之可
爲寒心臣愚願陛下明詔有司裁蠶食者幸歲豐登
自朝廷多降糴本委疆幹官吏廣行收糴別項上供
以克封樁之數歲歲如此及祖宗舊額而後止此朝
廷之所優爲何不留意而獨爲懍懍也養兵足國莫
是爲急臣所謂廣國計之儲者此也凡此六者皆當
今之要務顧臣智術淺陋文字荒疎言不足以達意
惟陛下裁察下臣章宰執議其可否如可採錄望賜
施行臣比者嘗獻愚計伏蒙聖慈寬假未賜斧鉞之

誅輒復自竭冒昧天聽庶幾芻蕘之言有補萬一仰
報盛德

貼黃

臣伏以暴水之災理不虛發在廷之臣瘖默取容
無肯奏知陛下以克謹天地告戒之意者不勝憤
懣嘗鑿狂愚冒瀆聖聰今又不能自己輒復妄發
伏望陛下畏天戒固民心收士用嚴守衛以弭寧
災害大慰天下之望避殿損膳告于天地宗廟社
稷所以畏天戒也法禹湯之罪已以詔萬方親御
六龍率群臣負土石以先士卒所以固民心也誅

水官之不勝任者以正典刑擇材智驅策之與共
患難所以收士用也輟營繕花石之不急者併卒
伍而部分之以備不虞所以嚴守衛也四者既具
又在陛下修胸中之誠感動天地如此而災害不
弭和氣不臻未之間也臣不勝惓惓盡死節惟陛
下裁察

謫監沙縣稅務到任謝表

臣綱言昨任承事郎試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官論都
外積水不當准告授承務郎差監南劔州沙縣稅務
已到任訖囊封奏御仰冒雷霆之威宸筆正刪尚寬

斧鉞之戮罪深謫薄感極涕零中臣聞明目達聰者

君之經陳善責難者臣之義惟君聖而臣直則道交
而志通故雖帝王極治之時必有骨鯁敢言之士臣
獨何者竊慕其風以猥賤樸鄙之資玷清切高華之
選儻遇事而懷祿寔處朝而覩顏一時隄防失虞水
潦暴集方詔令之旁午見睿智之焦勞而臣仰荷眷
知每懷補報思慮倉卒雖狗國而忘身學識迂踈誠
私憂而過計念戇愚之妄發知罪矣之難逃一再櫛
官蒼黃去國螭均載筆夢想雲龍之遊劔浦征商分
甘筦庫之役夫何孤陋亦荷保全此蓋伏遇皇帝陛

下天度兼容至明旁燭憐臣狂狷自取顛躓察臣精
誠本非沽激特屈憲章之峻俾霑廩食之優臣敢不
銘佩隆恩誓堅素守忠孝難並立徒深將父之懷節
義爲大開蓋勵愛君之志

謝復官表

臣綱言臣昨任承事郎試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官論
積水不當降授承務郎監南劍州沙縣稅務今月二
十二日准告敘復承事郎差遣如故已望闕謝恩祗
受訖海隅遠屏方履薄而臨深帝澤霽流爰赦過而
宥罪致茲孤陋亦荷甄收拜賜惟優撫躬增厲中伏

念臣奮身寒苦遭世隆昌惟造道之弗優致信古之
太過誤蒙識擢躡處高華蘭省爲郎荐膺器使霜臺
舉職親彼褒稱奉常贊郊廟之儀左史珥螭均之筆
叨逾若此報稱謂何自以立有道之朝輒敢效危言
之計雖思慮倉卒腸寔無他然蹤跡飄零孽乃自作
姑從薄謫已荷寬恩豈期謫宦之鄉忽拜復官老命
負罪至重雖未削於冊書歷歲纔周已悉還於舊秩
省循旣往銘刻何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天德而
出寧執古道以御有念一夫之失職仁聖所矜施三
赦以恤刑蠢愚爲最俯憐孤跡曾侍清光還其寄祿

之階示以滌瑕之漸荷恩益腆矢死爲輕再念臣一
去形瘁屢經霈澤親年踰於七十喜懼之懷交深庭
闈遠者三千甘旨之奉久闕方聖主隆孝治以善俗
獨孤臣嬰罪戾而向隅與言及茲追咎靡及非天地
父母之德哀而憐之則犬馬螻蟻之誠誰復言者願
番日月無私之照獲伸身身欲養之心則臣失東隅
而收桑榆捐軀未晚先朝露而填溝壑結草爲期

上道君太上皇帝封事

宣和七年十二月詔求直言時任太常少卿上封事

十二月二十一日宣教郎試太常少卿臣李綱謹昧
死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臣聞忠臣不避誅以正諫

故能濟患難而圖安明主不以人而廢言故能協智
力以自助臣愚忘生觸死願效樸忠惟陛下留神幸
察臣近以太常職事贊導郊禋竊見陛下裸獻太廟
十室聖心感動涕泗橫流侍祠之臣仰助惻楚然臣
以謂陛下念祖宗艱難之功必思所以持盈守成慕
神考劬勞之德必思所以繼志述事况於宗社之大
本生民之大計得不深慮而熟察之乎臣伏觀陛下
自臨御以來追紹先烈所以持盈守成繼志述事者
無所不至遠欲摠祖宗之宿憤近欲成神考之貽謀
因契丹之衰亡復燕山之故境此誠不世之功而甚

盛之舉也然而謀事之臣動失機會統兵之將多違指蹤糧餉有飛輓之勞賂遺有貪婪之患金國敗盟羽書狎至常勝失守存亡未期自燕地以南無高山深林險阻以爲捍蔽自大河以北有頻年盜賊郡縣爲之蕭然設使犬羊之衆蝟結蟻聚侵邊徼而摩封疆將何以禦之此誠宗社危急之秋陛下側席求言而忠臣義士奮不顧身以報國家之日也竊聞有旨召侍從之臣聚議各具所見以聞有以見陛下焦勞慨然有納用群策之意臣以庶僚踈賤不獲與議論之末竊自傷悼久抱孤忠考古揆今參之天人之際

日夜念此至熟仰荷陛下知邁寧忍緘默不言以圖補萬分之一敢忘越職犯分之罪冒進忱辭惟陛下赦其狂瞽而詳擇其中臣竊謂當今禦戎之急務雖在於選將勵兵多方捍敵然要須知其本原敵乃可制杜牧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而以浪戰爲最下策者誠爲知言前者不可悔而後者猶可圖臣謂治其本原者其說有五一日正己以收人心二日聽言以收士用三日蓄財穀以足軍儲四日審號令以尊國勢五日施惠澤以弭民怨臣所謂正己以收人心者比年以來般運花石舳艫相銜營繕宮室斧斤不輟製

造器用務極奢巧賜予之費靡有紀極燕遊之娛倍於曩時此皆上累大德下失群心蠹耗邦財斬刈民力積以歲時馴致今日之患非偶然也凡此數事在陛下耳目玩好嬉戲之具於事爲甚輕然而寔害天下之大計於體爲至重斥而罷之一念之頃斷自聖心夫復何難此令朝行人心夕改臣願陛下降明詔罷花石之運停營繕之工減製造之局省賜予之費節燕遊之娛凡應奉之物一切禁絕如已詔停罷前項數事更願以至誠惻怛之意加之深省前失無以事勢稍緩卽復施行要在使衆必信上以昭聖德下

以收人心可乎臣所謂聽言以收士用者比年以來忌諱衆多人材鮮少諂諛之說日進忠鯁之言不聞譬猶一人之身衆病交攻不求瞑眩之藥而望厥疾之瘳不可得也夫中材之士正須崇獎乃敢展盡况復摧抑誰復納忠是以大臣以將順爲任職而不肯諫小臣以畏縮爲得計而不敢言待從之列懷榮寵而謀身臺諫之臣舉細故以塞責習熟見聞致今日之患亦非偶然也書曰后從諫則聖以陛下之明而招徠群言廣諫益聖天下之事有不足爲者况區區夷狄何足深畏方今賢士大夫或伏於下僚或遜於

由澤以陛下無至誠聽用之意皆閉其言弗出平日
陛下所與謀而聽用者不過左右近習之臣陛下以
今日之事思之果能有濟乎臣願陛下降明詔求忠
讜之言延草茅之士許侍從同薦或自薦達便殿賜
對不拘以時使之展盡底蘊虛心以聽之言而是舉
行其策而隨加擢用言而非亦加慰勞而勿復譴責
仍於明詔中深悼往年求言加罪之失凡百忌諱一
切蠲除上以廣德聰下以收士用可乎臣所謂蓄財
穀以足軍儲者臣聞人以財而聚兵以食爲天雖有
良將銳卒非財莫能使也雖有金城湯池非穀莫能

守也財穀之蓄平日猶不可緩况於用兵禦敵爲持
久之計哉比年以來用度無節侵耗日多財匱而府
庫虛穀散而倉廩竭物力旣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
洶洶靡定今日所以給軍費不知陛下於何所取而
足內帑已盡取之封樁而封樁已無取之闔闔歛散
之術而權貨之法已殫取之橫賦暴歛之政而吾民
之力已困正當苦節以爲足用之計耳近者置司講
議失本末先後之序凡所裁減類皆毛舉僅及百分
一二而真所謂無名之費不急之務初未嘗裁減也
况於權臣貴戚近倖之臣開端援例以阻壞之有裁

減之名無裁減之寔怨謗紛然何補於事今日之勢迫矣屯兵數十萬糧餉錫賚其費不貲又將取於吾民如前日之免夫錢則四方盜賊園視而起豈不趣禍亂哉臣願陛下深思熟計如臣前之所陳旣罷花石營繕製造賜予燕遊應奉等事明詔有司將常日逐項錢物盡歸版曹別項椿管專給軍費御前不復取索有司不進關子有不如詔重寘于法又詔宰執文武百官俸給米麥減半宰執及觀察使待制以上官在京有物業者仍令各進家財以助國用事平旋行給還在京上戶願進者聽優以官職又詔諸路漕

臣以上供斛斛及自御前撥降錢帛日下於淮浙汾流州軍高價糴穀多方措置人船星夜起發以寔中都斷而行之勿爲浮議所沮財穀克牝軍儲有餘則夷狄不難禦也臣所謂審號令以尊國勢者臣聞人主深居九重之中所以宰制萬邦後使群衆者莫大於號令號令者國之紀綱也其在天如風雷在人如血脉風雷不失其序則萬物成血脉不悖其理則四支運故人主之於號令必審諦而不妄發則威信立而國勢尊下之仰上如天惟其所命民之視君如心惟其所使此帝王御天下之常道也比年以來發號

出令初莫之審朝令夕改初不必行審降旁出而三省密院不與知束以峻法而給舍不敢駁夫元豐釐正三省密院之制皆所以奉行天子之號令也二三大臣與夫給舍之官皆陛下親擇而信任之者也號令之出而二三大臣或不與議號令之行而給舍之官不得舉職是朝廷爲虛設而政事之出所以多門也首尾衡決先後錯忤有司疑於趨赴四方無所適從陛下方以撻攬權綱爲得計而不知國勢已卑矣臣願陛下深究神考設官之意每下號令必與二三大臣謀之無使非其人者得與其或未允聽給舍得

以審駁令出惟行而無反汗之譏信賞必罰戒去私意則州縣將吏兵民如身之使指夷狄不難禦也臣所謂施惠澤以弭民怨者臣聞民之恃財以生猶魚之恃水以活也王者之澤被於民深譬如江湖散漫悠遠魚於此而相忘豈有他哉用之有節取之有道不奪其所以相生相養者而已比年以來用度旣廣取於民者常賦之外其日繁多絮帛則有和買有預買有泛買有常平司和買有應副燕山和買米穀則有和糴有均糴有補發上供和糴有應副軍儲和糴有撥發輦運司和糴名曰預買無錢可數名曰和糴

其價每疋又以官告度牒鈔書准折衆戶共分皆爲
虛名無用之物此外又有茶鹽敷配課額賦吏猾胥
因緣侵漁一家之產隨其高下所出如此欲其不饑
寒轉徒得乎東南之民耳目見聞水漕而陸輦者又
皆花石應奉不急之物愚民無知以爲奪其父子兄
弟夫婦所以相生養之具盡於錙銖而用之如泥沙
以供浮費欲其不興怨謗何可得哉是以頃歲江浙
巨盜一呼而從之者颺舉雲集東北嘯聚至今爲梗
職此之由方今邊鄙震聳人心驚疑深慮窮民復起
爲盜則腹背受患何以支吾臣願陛下明詔州縣凡

積歲欠負並與放免近降措置財利指揮如鈔旁錢
免行錢醋息錢之類一切停罷庶使民心安妥而姦
猾不得以搖之此不可緩之策也臣前所陳五事如
蒙陛下詳察而施行則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其大
槩已舉矣變危爲安莫先於此至於選將勵兵多方
捍敵之策臣請試爲陛下陳其梗槩捍敵之策其說
有十遣大臣之有智謀權畧素爲天下之所信服者
爲大帥盡統諸將聽其節度推轂授師不從中制使
兵勢不分一也選諸將之驍勇有謀素爲士卒之所
信服者各將所部分據要害之地使緩急首尾相應

可以抗敵將不足則募大小使臣武舉及第或魯立
邊功者召問方畧擢而用之二也遣畿甸禁兵不足
則揀擇雜役諸色廂兵之強壯者又不足則起河北
及畿甸保甲又不足則募民之願爲兵者務令數多
張大形勢使虜莫測又以羽檄起天下兵盡赴京畿
使無外重內輕之患三也恃河以爲固旁近州縣屯
宿重兵營壘相望以衛京師持重養威勿與之戰待
其糧竭勢衰然後議之四也屯戍將兵糧餉錢帛皆
自中都應副優加撫恤勿使闕乏別置將兵防護餉
道五也並河州郡選擇守臣素有風力可委任者易

去疲懦許以便宜從事在朝無其人則召自外方起
於閑廢務在協力公心推選六也募文武小官有膽
智辭辯者授以高爵奉使兵間卑辭重幣復約和好
以緩師期使吾事可辦七也河北諸郡令堅壁清野
人民入保使進無所獲糧餉有時而窮犬羊之衆難
以持久八也按地圖相形勢命並塞諸道控制要衝
扼其歸路擾其餉道使退有所虞不敢深入九也夏
戎窺伺中國久矣乘我之釁安知無跳踉之心今起
西兵而召其將帥彼或謀知敢肆猖獗又生一患則
陝西河東諸路不可不虞十也凡此十策雖腐儒之

常談然不可不察更願陛下召宿將知兵者與廟堂
深計之昔漢文帝時匈奴大入邊乃命周亞夫等三
將軍軍霸上棘門細柳以備胡文帝親勞之禮成而
去臣願陛下命將帥統六師屯於近郊訓練士卒陛
下親臨以講武振揚天聲以勵士氣鎮之以靜臨之
以威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亦一策也夫夷狄敗盟
侵犯邊境自古有之唐太宗時突厥頡利飲馬於渭
水去長安不百里太宗與六騎幸渭上逆折之頡利
遂遜本朝景德中契丹犯澶淵去都城纔數驛真宗
渡河親征契丹遂和何則師直爲壯在我者理直而

有備士心奮勵氣固足以吞之臣願陛下先留意於
自治者而以捍敵爲餘事自治之策尤以收人心爲
先不可以爲非今日用兵之急務也昔者太王避狄
難遷岐山從之者如歸市非得人心則雖將避狄人
誰與俱况欲合衆智協衆力使將帥忘生卒伍用命
士有死志民無離心以捍難制之虜爲宗社蒼生之
計哉願陛下無忽臣聞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
耳而利於行前事之驗後事之鑒也臣昨於宣和元
年任起居即日因都城水變嘗具奏乞陛下寅畏天
戒招徠讜言仍乞因侍立直前奏事區區之意寔有

所懷謂陰氣太盛則恐有盜賊猖獗夷狄憑陵兵革之事不可不戒有其兆而事未見難於顯言故欲面奏蒙謫降遠小監當雖抱愚忠不能自達逮今七年而盜賊夷狄之患如此乃知天人之際不可誣也惟先格王正厥事上以動天意下以感人心天意人心去就之際間不容髮動天以寔而不以文感人以行而不以言正在今日臣願陛下萬機之暇中夜以興仰思祖宗勤勞積累堂構昇付之重俯爲子孫蕃衍衆多萬世無窮之計留意微臣之言夫心之精微非書之所能盡也陛下清燕之間何惜榻前咫尺之地

不使臣進對得盡其心以報盛德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許臣不隔班先次上殿及與衆聚議庶幾芻蕘之言或有涓埃之補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非獨臣之幸乃天下之幸也干冒天威無任戰越惶懼之至

策本原者五策捍敵者十無一語不切當而罷花石綱罷官室淫巧尤中忌諱幸而不死不竄者以虜警方

亟耳

李又玄評

召赴文字庫祗候引對劄子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有旨赴

都堂議事訖隨宰執赴文字庫祗候引對劄子

臣伏觀陛下以金國敗盟陷沒燕山重兵壓境邀求必不可從之事欲窺中原而取河北淵衷震悼深悔

前非下哀痛之詔罷不急之務蠲繁苛之令除倍克之法招徠忠讜之言討論捍禦之策命皇太子作牧開封以係天下之望誠意惻怛感動天地慰安人心雖堯舜修己以安百姓禹湯罪己以撫萬民無以過也然臣竊謂事勢迫矣結釁已深遣使講和必無可和之理長蛇封豕蓄銳深謀待時而發其意不淺而自河以北守禦蕭然無藩籬之固不知何以禦之今日之策所謀得則宗社安所謀失則宗社危安危之機間不容髮臣願陛下審料事勢度以聖心之所能行者深計利害而明白行之無爲苟且僥倖覆載懸

諱以趣禍亂庶幾可以轉危而爲安則天下蒼生無肝腦塗地之患宗廟社稷無淪陷夷狄之虞皆在於陛下方寸間耳臣愚以謂今日之策有三上策莫如親征講求真廟幸澶淵故事選將勵兵躬臨訓練降詔問罪消日啓行以懼戎心以鼓士氣驅逐醜虜保完舊疆此上策也中策莫如堅守夫京師天下之根本也宗廟社稷朝廷宮室之所在百官之所聚密邇陵寢中四海而臨萬邦高城深池有金湯之險聯營環衛有虎貔之師運漕東南以足財用控制西北以威夷狄天下無二舍此安歸定堅守之計勵士民之

心效死爲期無毫髮欲去之意旣務鎮靜又施權謀遣帥分屯傍近要害之地翼衛帝室設使犬羊之衆敢肆憑陵當如周亞夫禦七國之策堅壁勿戰以挫其鋒待其糧竭力衰邀其歸路多設方畧一鼓破之此中策也下策爲避狄之計如太王去邠而居岐臣有所不忍言然道塗間巷之人戶知之亦疑聖意或出於此何哉比者不議河北守臣而先議東南守臣一也遣使分起諸路兵而不起淮浙兵二也撻攔泐汴舟船三也建牧四也爲此策者雖足以紓一時之急然知其利而不知其害臣竊痛其不深計而熟念

也委陵寢宗廟社稷朝廷宮室百官萬民而去之遠邇必潰是以中原昇之豺狼也事勢一去不可復振臣恐京師朝行而夕亂其禍故可勝言哉陛下雖命皇太子建牧以監之何補於事是不若偕行之愈也不得已臣有愚計顧恐陛下不能行之臣今日言之倘不契聖意必死於斧鉞不言之異日禍敗必死於亂兵與其死於亂不若死於國臣敢冒萬死爲陛下試陳其說陛下欲行避狄之計而命皇太子留守以係人心以捍大敵以保陵寢宗廟社稷是也而建以爲牧非也本朝及唐故事皇帝行幸郡國則皇太子

監國此特國家閒暇之時典禮如此今大敵入寇天下震動安危存亡在呼吸間而用平時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何以號召天下率勵豪傑與之以死抗敵期成功於萬分之一哉唐明皇避安祿山之難而入蜀父老擁馬乞留太子以討賊而肅宗有靈武之立勢不得不然當時之議曾不早定後世惜之陛下度今日人心已搖可以與之共患難而堅守則守而弗去可也度不能守則胡不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爲陛下保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賊臣竊觀皇太子仁孝夙成恭儉好學

四海屬心如臣之計天下可保在此一舉夫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况今日之事寧復有大於此者乎臣素愚直感戴大恩所以不避重誅爲陛下言此者欲陛下深思而定之於早也交遜之際燦然明白而使宗廟社稷有所歸依四海蒼生有所係屬陛下釋重負享安逸於無窮而以死宗廟社稷之事責皇太子與天下之士大夫豈不美哉敵情難測卒然有急然後議之則無及矣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伏惟陛下聖德高妙臣固知黃屋不足以纓紼帝堯之心所以敢言者正恃陛下體道而輕外

物也昔田千秋以一言而悟武帝而巫蠱之禍息臣
頃以論水去國七年今日之事適在朝列以上封事
朝奏暮召以螻蟻之微敢言大計豈非祖宗神靈啓
悟臣心使之如此其敢愛死不自比於田千秋哉謹
刺血親書干冒天威無任戰越俟死之至取進止

金人發難之物便排和議從何處看出
虜未薄城即持周亞夫困七國之策迨虜至
而可以制其死命者無過于此籌策熟于胷
中故應機立辦惜當時不能用耳
胡騎長驅止有死守宗社一策而死守宗社
斷無望于頹情之徽宗舍內禪無策矣然內
禪是何等事以宋太宗之英明猶曰外人皆
推戴太子當置朕何地况徽宗而易以此言
進乎非辨要離焚妻子比于剖胷狗國心斷
斷不能然欲禪位太子一則曰以死抗敵再

則曰以死捍賊三則曰以死宗廟社稷之事
責皇太子與天下之士大夫而以釋重負享
安逸以中其所欲得之寔又以躡道而輕外
物中其所欲得之名此又進言之法也
唐肅宗不即位靈武不足以復兩京而即位
之命不出於明皇不足以大正始公倉卒中
即慮及於是非析理至精愛君至切者安能
辨此
李又玄詩

辨此 李又文精
謂慮又欲吳非休豎至辭愛我至此皆安消
之命不出於即皇不且以大五故公會萃中
專肅宗不唱出靈延不且以對西京而明出
此中其祖始於文名此又與言去也
史夢以中其祖浴辨文宴又以權嚴而連衣
責皇太子與天干文士大夫而以擊重負辜
限日以取時規三以日以取宗祧

宋李忠定公奏議選卷之二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宗人李春熙皞如輯

筠州戴國士初士較

宋 李綱伯紀著

宗裔李嗣玄評定

以宗上淵聖皇帝實封言事奏狀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淵聖皇

帝受內禪公二十六日上實封言事奏狀

右臣伏觀皇帝陛下誕膺天命撫臨萬邦天地神祇

未有依歸華夏蠻貊永有承事神人交慶海寓騰歡

道君皇帝體道法古應天順人不貳不疑傳付大器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二

授受之際燦然明白雖堯之禪舜何以加此下視漢唐無足比數此誠宗社之休而生靈之福也然臣竊謂陛下主鬯春宮茲踰十年孝友之美寔聞四方英偉之姿久動群聽道君皇帝眷佑一德方茲艱難付以宗社生靈之寄天之所歸豈日人力然而方今夷狄憑陵中國勢弱奸邪充斥君子道消法度綱紀蕩無紘攝陛下履位適當斯時得不上應天心下順人欲外攘戎狄使中國之勢尊內誅姦邪使君子之道長以副道君皇帝所以託付陛下之意哉邇者道君皇帝下罪已之詔罷不急之務蠲煩苛之令除掊克

之法招徠忠讜之言討論捍禦之策唱於前陛下不可不和於後造於始陛下不可不續於終正猶堯之禪舜論共鯀兜苗之罪皆在堯時而四罪之誅使天下咸服必居舜日然後元凱可進法度可修四聰可達庶政惟和萬邦咸寧以成垂拱無爲之治仰惟道君皇帝旣已爲宗社生靈之故親御翰墨悔前日之非播告四方不匿厥旨矣則夫左右恩寵之臣造作邊事養成禍胎屢覆王師貽患宗社有如童貫者招權怙勢首爲兵謀以佞倖之姿據師保之任有如王黼蔡攸者以穿窬之質挾奸雄之謀作竒技淫巧以

蕩上心運花石竹木以斂民怨有如朱勔者豪奪民
田掊歛財賄剝下奉上依勢作威有如李彥者恃寵
眷之私擅威福之柄招兵自殖失禁旅之心有如高
俅者罪寔比於四凶誅宜行於兩觀陛下以其久在
道君皇帝左右之故未欲誅殛亦宜流竄遠方以正
典刑而自卽位以來今已累日寂然未聞決斷之詔
群心憂疑其何以仰副道君皇帝畀付之意上應天
心下順人欲而使夷狄知中國之威遠巡而不敢進
哉臣愚伏望陛下運以乾剛照以離明爲宗社生靈
大計斷而行之天意昭答人心悅服則夷狄不難禦

矣昔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陛下卽位
累日而未行虞舜之政臣竊惑之至於宰相臺諫之
臣亦宜罷黜慎擇其人以協惟新之政何則天下之
事惟宰相可行惟臺諫可言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
相可否者宰相也立乎殿陛之間與天子爭是非者
臺諫也宰相得行其道臺諫得行其言一失其職則
爲宰相者何以揆百官而撫四夷爲臺諫者何以糾
官邪而諫王愆冒寵尸祿無補國家噤默不言致危
宗社其罪豈淺淺哉臣竊觀道君皇帝深悼前失欲
收天下之心而降哀痛之詔罪已之言所不忍聞仰

讀之人爲之淹泣此誠禹湯之用心也抑畏之極至
於感疾遜位退居舊宮人主如此而宰相臺諫之臣
偃然如故恬不爲怪此何理也譬猶庸醫之療病已
致人於危困猶且顧視財賄自爲身謀不忍捨去而
慮他人之軋已也求病之瘳豈可得哉爲今之計正
宜深訪博採求人於閑廢踈賤之間所謂擢卒爲將
拔士爲相者正今日急務也惟陛下留神幸察臣愚
戇無取惟好讀書深考古人論議天人之際竊有所
見往年任起居郎日因都城暴水變異至大嘗具狀
奏乞因侍立直前奏事區區之誠謂陰氣太盛恐有

盜賊夷狄兵革之事有其兆而未見難於顯言故欲
面奏尋蒙謫降惓惓之忠無以自達去國七年而盜
賊夷狄之患相仍如此乃知天人之際若合符節不
可誣也請以比年來天人之際及今日之事爲陛下
詳言之崇寧之間蚩尤之旗見其長半天宜和之初
赤氣夜起自西北至於東南此皆兵象禍大而應遲
今年冬日之至熒惑入南斗端誠殿稱賀梟鳴于庭
此皆不祥之兆惟正心修德大有變革乃能銷弭禍
故導迎福祥昔宋景有善言三而熒惑爲之退舍此
必至之理不可忽也陛下傳位之初前兩日昏翳四

塞日光不明陰慘之氣無風而慄至暮日入赤光散
溢此君道衰弱議論未決之兆也陛下卽位之日日
暈五色帶黃赤珥兩日相摩正同藝祖受命之應此
天人協贊之符也然而御香拱殿見群臣之後蒙氣
四起暴風從西北來越翼日天氣清潤日華騰輝明
而未融方中蒙氣復作至暮乃散臣竊以法推之日
者君象君以剛明爲道君道明則日光盛而群陰伏
今如此者殆陛下卽位之初退託謙損未揔權綱之
所致也平時猶可如此今事勢迫夷狄寇邊日有變
故乃宗社安危之秋豈可平時比哉上天垂象所以

警戒陛下者甚厚願陛下察臣前之所言密詔親信
大臣條具過惡之甚者明正典刑過惡之輕者量加
貶謫然後下寬大之詔一切不問其餘以安反側則
主勢強而天意回人心服矣推此以往雖致極治之
太平可也臣素愚直爲衆所知方陛下聽政之初昧
死上狂言惟陛下赦其罪而取其忠天下不勝幸甚
取進止

道君抑畏之極至感疾遜位而六賊不正誤
國之誅宰相臺諫不任鯁官之罪是尚謂有
刑政乎然誅及六賊可也而鳴鼓之攻及于
宰相臺諫公之所以爲衆怨的也又玄評

論禦寇用兵劄子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有旨召對延和殿進呈

臣伏見金國敗盟大兵入寇郭藥師以常勝軍叛遂陷燕山人馬兩項決策深入一項自北方入者圍安肅軍犯中山府以窺河北一項自西北方入者破代州犯太原府以搖山東兵勢迫急宗社可憂而廟堂大臣紛然驚擾初無禦賊先定之計所布命令皆失事機使四方無所歸仰而陛下初卽大位退託謙損未奮乾剛威信未立號令未行賢材未登姦邪未去其何以禦捍大敵保守宗社以副道君皇帝託付之意臣不敢遠引前古多設蔓詞以瀆天聽謹以管見具方今禦寇用兵之急務畫一條陳寔皆至計伏望

聖慈特賜親覽有可採擇推而行之天下不勝幸甚
一金國入寇合爲固守之策遣帥命將召募兵夫廣張聲勢聯營接壘屯駐要害之地堅壁深塹勿與爭鋒待其糧竭氣衰徐議攻戰絕其餉道扼其歸路使虜驚顧一鼓破之如漢用周亞夫破七國之策前漢亞夫別傳可以爲法

一金國遣使有所邀求臣雖不能知其所邀何事然以意料之不過五事欲求尊大之禮一也欲得歸明之人二也欲厚索歲幣三也言我首敗盟約過失四也欲求割河北之地五也臣愚竊

以謂金國欲尊大之禮當屈體事之如文王之
事獯鬻以紆一時之急無不可者欲求歸明之
人當盡與之遣兵裹送以示大信我辭既直而
可以無狼子野心之虞養濟匱財之患一舉而
三策兼得無不可者欲厚邀歲幣當答以舊約
以燕雲歸中國故歲幣所以加於大遼今既敗
盟盡取燕雲之境豈可復增歲幣爲兩朝赤子
之故不敢愛惜且如舊約已爲過厚至於欲求
割地則祖宗境土爲人子孫當固守之雖尺寸
之地豈可割以遺人夫夷狄貪婪無厭設使割

地復有所求將何以給之又河北燕山接境惟
賴塘灤爲固今悉以與之則險阻之地盡在彼
何以立國當擇辨士奉使以死爭之

一禦捍大敵當擇大帥三人以朝廷大臣爲之一
人帥大河以北屯於真定一人帥大河以南屯
於瀋滑一人帥河東屯於澤潞許以便宜從事
不從中制所統將兵各以十萬爲率據要堅守
慎勿與戰使其有所顧望不敢深入設使深入
絕其糧道徐議攻戰度爲萬全然後舉師虜必

退遁

一諸將統兵每將以五千人爲率擇有權畧武勇
爲士卒信服者使爲之人材不足則召募武舉
及第并曾立邊功之人召問方畧擇識見高遠
者隨材錄用責以功效
一諸路募兵全未辦集欲乞先會計畿甸禁兵及
選諸色廂軍可用者充後及起保甲出內府錢
帛召募畿甸之民刺手權充鄉遂之兵優與贍
給事畢放還歸農以二十萬爲率與已起發兵
通爲三十萬分隸三大帥諸路有召募到兵續
分撥及屯駐畿甸

一軍前糧草錢帛各選差轉運使副各一人專行
管勾計置並自中都應副不得搔擾逐路人民
及乞降見錢委京東西淮南兩浙轉運司高價
糴買斛斗應粟米大麥黑豆皆可充數多方和
雇計置舟船京東自五丈河入京西自蔡河淮
浙入星夜疾速起發應副仍每路料定數目辦
集優與推賞

一諸路兵器並召募人管押上京赴軍器監納優
與酌獎

一畿甸并近京州縣應官戶馬許留一疋其餘并

一私戶馬並籍定拘收優給價直分給將士
一並河州縣具見今守臣姓名揀擇內有疲懦癯
老之人選差素有風力強幹者換易許以便宜
從事在朝無其人則召外方起於閑廢務在協
力公心推選

一河北河東郡縣令堅壁清野人民入保使虜掠
無所獲糧餉有時而窮犬羊之衆難以持久

一沿邊並塞諸郡按地圖相形勢使各聚兵控制
要衝扼其歸路擾其餉道使有所顧望不敢深

入

一夏戎窺伺中國已久乘我之釁安知無跳踉之

心當議備守

一國家四京惟西京城壁不備密邇陵寢理宜修
備以嚴拱衛之勢當詔守臣用見兵及募人修
備責以近限乘此農隙可以集事此最不可緩
之策

一京畿屯兵及見在禁旅宜於近郊講武訓習車
駕臨幸以賞勸之勞問將帥如漢文帝勞周亞
夫故事

一措置將帥兵馬如已辦集宜下親征之詔以鼓

一 士氣以懼敵心如本朝真宗親幸澶淵故事
一 近降赦書麻制詞臣不工敘述無法全不曾該
載道君皇帝以憂勤感疾遜位陛下主鬯春官
膺受天命之意道君皇帝傳位手詔行違而赦
書行速臣恐四方疑於觀聽欲乞別降手詔敘
述詳備指事明白依赦書例行五百里以解
四方之疑

一 近降哀痛手詔集四方勤王之師許令知州縣
令募兵赴難竊恐天下騷動別致不虞欲乞降
詔罷之起州郡見在禁兵及福建槍杖手湖南

北峒丁仍仰安撫鈐轄司選差武臣管押赴闕
一 近遣密諭官事屬騷擾欲乞並罷有所調發只
直降詔旨委本路監司知通當職官應副施行
一 今來探報賊兵入境秣是憑常日馬遞急脚遞
舖兵士深慮不可憑仗探報失時欲乞逐州各
置烽火綽望及差人兵別作一項白旗探報給
降銀字牌爲號優與請給

一 東南漕運饋餉京師控引江湖道里遠涉全賴
發運司措置應副宜選公忠強幹素有風力之
人委以轉輸大計如唐韓滉以鎮海軍節度使

兼領諸道鹽鐵轉運等使事在唐韓滉本傳可
以爲法

右件所陳畫一捍禦大寇二十事皆當今之急務宗
社之大計伏望陛下降臣章與大臣議詳擇施行取
進止

辭免兵部侍郎奏狀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淵聖皇帝受內禪二十

九日准尚書省劄子除兵部侍郎日下供職具奏辭免恩命

右臣被受尚書省劄子十二月二十九日三省同奉
聖旨除臣兵部侍郎日下供職聞命震驚莫知所措
臣竊以周建六卿司馬掌九伐之法魏分八座尚書

有五兵之曹惟時貳卿寔重其選况今夷狄內侮邊
隅動搖方艱難多事之秋陛下克篤武志張皇六師
以昭藝祖之不烈宜有英俊來陪昌期如臣孱庸何
足採拔雖往年論事濫得虛名然今日建官宜收寔
效寵榮過厚報稱誠難願寢誤恩以安愚分

論用兵劄子

臣伏領御批降付臣僚所上奏劄不知何人所陳皆
與臣意暗合乃知今日不爲無人在陛下採其說斷
而行之而已唐韓愈有言不赦不疑惟天子明凡此
蔡功惟斷乃成正謂此也易於謙之上六稱利用行

師征邑國於師之上六稱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
勿用蓋謙之極非利用行師不足以濟功師之成非
戒用小人不足以保治今陛下之於金人卑辭厚幣
靡不順從其謙極矣然金人驕悖愈甚其勢非用師
不能有濟以臣料之不得已而用兵其功必成然功
成之後在陛下以小人爲戒而已臣愚伏望聖慈深
考聖人之言斷自淵衷無爲浮議所動則大功一成
中國數十年可以無夷狄之患不然憂未艾也所降
奏劄更容臣來早將上面稟聖訓謹錄奏知
所上奏劄能與公暗合竟不知所陳者何人亦斯人之不幸也

虜薄都城人皆以爲危公獨謂用兵則其功必成勤王之師集人皆以爲必勝公獨謂用小人則雖成必敗引易處尤切當可喜公於易學雖徹悟于海外流離萬死之後然此時已觀其深矣

李又玄評

辭免知樞密院劄子

臣伏奉聖旨除知樞密院事日下供職聞命震驚罔
知所措竊以樞府之長兼統兵機宜得瑰奇之人以
居其任然後可以獎率三軍之衆折衝萬里之外臣
本書生進由庠序以忠義自許妄意事功而性剛才
拙動輒多忤去冬因邊吏弛備盜據全燕肆其凶威
干犯王畧太上皇南幸淮浙群臣亦有勸陛下爲避

狄之計者臣躬述利害回鑿輿之幸爲固守之策斯皆臣子常分無涓埃可言陛下不以臣鄙驟加褒用擢自庶僚不伍日而參大政仍委以親征行營使事臣感陛下不世殊遇願殫犬馬之力受任以來夙夜憂勤深恐勲績不效以負陛下知人之明故揀閱將校率勵士卒躬冒矢石登城以禦敵晝夜巡警戢姦以安衆間遣使移檄河北諸鎮使預爲隄防忘食不寐修戰具嚴守備以俟援師旣集欲因利乘便連營逼虜使進不得攻退無所掠勢窮食盡渡河而遁擊其半濟勝可萬全計慮已定而姚平仲引衆出城幾

敗大事然平仲受節制於宣撫不關白於行營二月一日夜半平仲之出种師道亦不知之在微臣寔無所與其夜四鼓陛下聞其交鋒詔臣應援頃刻之間使者三至臣適感寒伏枕力疾承命出景陽門至班荆館親督將士列在要衝分遣兵馬解范瓊王師古等圍親以中軍捍禦賊馬射殺金賊甚衆是夜臣宿城下明日復列陣與賊相望臣所統兵士氣百倍然臣其晚求對不可已而賜罷恐懼自省莫測其原仰賴陛下至仁至聖灼見臣愚款寔無他腸特賜宸翰許之保全憫其空乏加賜縑金未踰三宿亟垂召命

俾還舊物專爲守禦之事諭以怨仇讒謗欲持平仲
之罪中傷微臣伏惟陛下天地父母覆燾生成之恩
不可爲量瞻謝之際感涕交集德施隆極捐軀弗避
惟是都城細民因間殺掠內侍理宜彈壓臣躬稟睿
旨卽取最不逞者斬數十人梟首通衢以靖群衆重
沐聖恩令臣知樞密院事竊惟和議旣成金賊擁重
貲邀名鎮不戰而得所欲臣誠私心痛之旣乖臣本
志兼統軍事豈其所宜祖宗舊法兵符出於密院而
不得統其衆兵衆隸於三衙而不得專其制今臣旣
統行營之兵又制樞密之令考於舊法未見其可臣

竊謂羯寇初退四方勤王之師未有所屬中都畿邑
團結保甲之兵未有所處欲於旬日之間犒賞條具
以勤王之師盡付制置使姚古種師中使司固圍以
團結保甲分還州縣使各樂業內外人心旣以救寧
臣當抗章自陳請避賢路以遠讒謗全陛下始終之
恩此心素定有如皦日昔張良作漢腹心高祖數罹
困阨良常有力乃願從赤松子遊李泌入議唐事肅
宗復兩京泌謀居多乃欲隱衡山此皆豪傑邁往之
士乘時遇主以成功久安顯位何所不可而屏門以
避患禍猶至於此矧臣單立一身朝無親黨乏昔人

之功業而有不賞之讒謗豈得安處寵榮不知戒懼
今縱內外粗定未敢亟去若叨肩巍峩進長樞庭非
所宜據固當懇辭得請而後已伏望聖慈察臣至誠
出於迫切非敢矯飾務爲虛文特降睿旨追寢隆恩
以安愚分不勝大願
臣嘗辭免知樞密院事表以表對勳公對于成務之
臣綱言伏奉制命除臣知樞密院事尋具劄辭免蒙
降詔不允者武有七德宜恢經遠之規望隆一時乃
副由中之命豈材慙於柱石亦位長於樞衡輒恃至
慈求安微分謝伏念臣性資淺窳學術迂疎常自倍

其樸忠頗著聞於狂直思忘身而徇國慕以道而事
君抗章隔左史之班折而爲撓趣召貳奉常之職知
無弗爲偶羯寇之負盟連叛臣以犯順吞噬幽薊蹈
籍河山方國家有警之時蓋臣子竭誠之際上皇順
天心而授聖子克成堯舜之仁陛下因民欲而保神
京更邁宣光之業豈繫人力寔賴天功而臣叨擢任
於肅機仍倚充於元帥受恩至渥懷報靡遑選練六
師每揚聲而出戰嚴飭百雉專悉力以登陴克張羆
虎之雄昭示金湯之固火逼甘泉而不恐騎至渭水
以何虞俟集援軍式遵廟筭猛將輻湊各喋血乘勝

之有聞壯士雲屯皆投石超距而可用欲連營而金
進擬堅壁以相持使其形勢衰疲糧食乏空指歸路
而棄甲視洪流以爭舟斯奮擊而無亡矢遺鏃之勞
爰邀截而絕疋馬騎輪之返重幣復得如荀息奉壁
之奇貴質來歸笑知瑩寘楮之陋惜貪夫之妄作悵
幽出而失圖端賴英明亟加延見察輕兵之動微臣
初不預知宜獨斷之威衆讒真莫能蔽增領備禦之
政俾兼宥密之謀鑒照若茲糜捐罔避然孤危之跡
僅免謗傷而驕桀之胡旣從和議驚魂未定施表餌
以何堪素志不伸覽韶鈐而有愧行卽引去尚留湏

吏將分布勤王之人且區處復業之衆回道君清蹕
於淮浙遂天子崇養於晨昏彗掃星流畫久逸未寧
之至計天開地闢應中興重歡之美談然後請辭寵
榮務遠權勢學道輕舉追辟穀之張良放意收身效
看山之裴度庶存終始或解怨仇倘肩居右府之先
慮莫保畏塗之戒伏望皇帝陛下審易盈之量崇難
進之風曲回渙文矜存確素恐至於惑譬若載鼉以
車賞不敢當願復屠羊之肆

乞議不可割三鎮劄子

臣契勘昨任太常少卿日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上殿劄子論事內一項言金國遣使有所邀求其他可從唯求割河北之地雖尺寸不可許但當答以祖宗土地爲人子孫當固守之且河北燕山接境有塘灤以爲固今割以與之則險阻之地盡在彼疆何以立國當擇使以死爭之其後金人犯關遣使議和李稅鄭望之等寔任其事而金人所須欲以親王宰相爲質還歸朝人割三鎮地多索金銀物帛之數臣與李邦彥廷爭以謂宰相當往而親王不可往歸朝官當與而三鎮之地不可與金銀物帛之數當量力以昇之不然後且有悔當時議論與群臣不合因再拜

丐罷蒙陛下厚恩撫慰再三俾專治兵時方艱難故不敢力請至於誓書之類並不與聞然猶力留三鎮之詔以待勤王之師俟其大集因欲以將帥之意檄軍前以改誓書旣而姚平仲妄作小訕臣亦罷黜而三鎮之詔遂行方今金人退師已遠挾質以往必期於得地而後已如三鎮果下則異時河北河東必不能守密邇畿甸宗社可憂萬一三鎮固守不下彼必挾親王以行陛下手足之愛何以爲懷由是觀之當時計議奉使之臣得不深罪自金人渡河後數日方遣兵防托不復尾擊蓋以親王之故然而金人本約

親王至河而返今已爽約又沿路屠戮橫屍滿野則和議盟約已不可守異時既得三鎮別求釁端不旬日而至城下其患豈淺淺哉今雖遣姚古种師中渡河爲三鎮聲援然相去金人二十餘程緩不及事臣恐三鎮人心動搖或不能守將來建置帥府與之對壘當於何郡控扼防托當以何兵蓄聚糧草當以何法遣將命帥當以何人此四者皆不可不預爲隄防臣昨日嘗具劄子乞令遣計議之臣措畫未蒙施行當今急務無大於此願下臣章詔在廷之臣集議擇其所長而施行之天下不勝幸甚

宋李忠定公奏議選卷之三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宗人李春熙皞如輯

筠州戴國士初士較

宗裔李嗣玄評定

宋 李綱伯紀著

起居道君太上皇帝表

臣綱言戎輅履險罔陪扈從之勤我師指期行致蕩攘之效敢具陳其悃悞輒躬問於起居中謝伏念臣奮自單平驟膺獎擢屬羯胡之入寇連叛將以俱來曾是微才猥當任責臣於正月四日自兵部侍郎蒙恩

除尚書右丞奉聖旨差克親征行營使旣與聞於機
政仍兼總於兵權竊慕謝安之靖胡沙欲追崔浩之
破毛國練兵選將遠揚出戰之聲登城守陴密爲堅
壁之說器械俱設樓櫓必施金賊於七日夜攻雲澤
門次通天安泰等門縛筏渡壕持弓障弩兩兵紛集
難越高墉雲梯以登悉皆摧裂遂歛衆以却退因遣
使以請和主上重惜生靈深存國體已曲從於好約
復更定於誓言楛幣載之貨財遣信使而歷陣虜歸
待命兵戢有時然不備不虞昔賢之所戒受降受敵
前史以爲難臣謹張皇軍容申飭守備提軍深入知

點虜之無謀募兵聘來喜王師之益衆士民生氣宗
社必安恭惟道君皇帝睿智如神高明合道下渙詔
以恤民隱德已洽於衆心授聖子以固皇基意寔通
於穹昊臣伏承陛下儲精淵默養志宴閑從容吳越
之輿區觀覽江山之勝境俟四方之無侮表二聖之
重歡誓竭駑軀少伸毫髮鳴鑾禹穴遙瞻方外之遊
問寢龍樓佇承天下之養

上道君太上皇帝劄子

臣聞中國夷狄相爲盛衰非徒人爲殆亦天數金賊
旣陷燕山寢窺河北城壘相望而無藩籬之固牧守

相視而無封疆之臣老將持兵望風先潰大河解凍
乘桴競浮駿騎長驅於中原勁兵直指於魏闕以正
月初七日追邇都城劫掠士民焚蕩廬舍以大火船
鐵騎攻水西門守衛之具辦於倉卒臣奉皇帝旨率
勵將士誓以死守設械拒於汴流之中殺獲數千人
迨曉方息復以銳兵攻酸棗門一帶犬戎之衆蜂屯
蟻附渡壕臨城梯長如雲箭落如雨天地改色風沙
晝昏人心震驚宗社危急臣奉皇帝旨將諸班直弓
弩手救援躬冒矢石以摧其鋒令敢死士焚焚雲梯
殺獲首領一人攻破其黨獲級甚衆賊兵乘棧以強

弩射之徃徃沒溺障汴河水令歸城壕水勢漲溢自
卯及午賊兵方退却知我城中有備始遣使人同李
鄴等計議臣等糾集將士欲以死戰皇帝以宗社生
靈之故務令持重始議通和使者旁午冠蓋相望累
日而後議成皇帝聖德格于曠古變鴟鴞爲好音化
虎狼爲善類不愛金帛務保要害之地遂遣康王張
邦昌使軍前悉如所請賊方退舍埃犒師之物以歸
然邀求數多殫竭帑藏空匱民力不足以給之虜情
難窺尤當預防臣見修治守禦之具訓練出戰之兵
使虜蠲減所湏之數果如期而退夫復何言萬一跋

扈憑陵欲危宗社臣等當陳師鞠旅以圖進討神人
共憤天必助之恭惟道君太上皇帝祗適神考以武
繼文天下稱其孝傳位聖子法堯禪舜天下稱其高
翠華南幸臣拘於職守不敢負羈縲以從艱難之秋
肩處政機誓將肅清畿甸奉迎鑾輿矢心已明殞首
何悔

乞罷知樞密院事第五劄子

臣已具劄子乞在外官祠伏蒙聖慈批答不允仍降
旨揮諸處不得收接文字仰蒙眷遇之意所當上稟
聖訓不敢復有所陳然事有不得不自明者敢冒斧

鉞之威仰祈天鑒臣前日延和殿奏對因與耿南仲
辯論臣謂天下之理明則誠誠則明自明與誠推之
可以至堯舜闇則疑疑則闇自闇與疑推之其禍則
有不可勝言者南仲當以堯舜之道輔陛下而其人
闇而多疑其言不足深採臣當時止緣國事出語激
切寔無他腸不謂南仲銜臣此語及再對睿思殿忽
言臣與姚平仲結連二月一日刼寨并言初五日士
庶伏闕係陳公輔首先率衆并有使臣數人在其中
鼓唱作亂今公輔不可爲司諫乞付御史臺根治其
意專以詆臣蒙陛下委曲宣諭南仲奏陳不已稱若

不付御史臺則罷陳公輔不然則自當乞去無可留之理臣契勘昨來西師旣到臣與將帥寔謀用兵嘗於榻前議論八事如扼河津禁抄掠以困金人以將帥之意移檄軍前復歸三鎮當時吳敏种師道等同對寔聞其事至初一日姚平仲妄舉臣未嘗與知是夕止緣三奉御劄責以軍令臣始力疾出封丘門前去策應而外庭至今猶以爲平仲之舉臣寔使之且平仲係受宣撫司節制雖种師道猶不與聞在臣行營司初無統攝安得而與縱使與聞止緣國事豈有它故而南仲舉以爲罪何也臣旣罷之後搬出浴室

院謝絕賓客皇懼待罪間忽蒙陛下遣中使宣召始知有士庶伏闕之事方擾攘中蒙陛下委任撫諭彈壓辭不獲命至斬決數十人數日而後定臣之區區諒蒙聖察而南仲指陳公輔專以詆臣何也且陳公輔與臣初昧平生伏闕之事在與不在臣不得而知也若南仲果識公輔知其首謀當時誠以爲非自合卽時奏劾豈容今日乃至因事上陳兼公輔之爲諫官非臣薦引亦初不與南仲事而南仲欲以爲去就何也臣謂今日禍亂救寧之初正當以別白是非爲先廟堂之上是非不明何況天下若以南仲之言爲

是朝廷自當付之有司根治黨與誠果有之臣首當
在誅夷之列若以南仲之言爲非則當明告中外洞
然曉知使臣不受黷闇之謗臣之於此豈得不辯必
若朝廷重惜大體欲兩全之莫如與臣一宮祠使歸
田里則仰荷陛下生成覆載之恩始終待遇之賜異
時圖報捐軀有日伏望聖慈特允所請取進止

親筆手詔

卿屢貢封章懇求去位自陳危懇甚駭予聞廼者
虜在近郊士庶伏闕一朝倉猝衆數十萬忠憤所
激不謀同辭此豈人力也哉不悅者造言何所不

可故卿不自安殊不知朕深諒卿之不預知也前
日宰執臺諫沮師敗謀格塞公議已悉罷逐方今
四海所願以爲輔佐多聚廟堂朕於任賢勿貳去
邪勿疑自以爲庶幾焉卿其深體朕心亟安厥位
以濟國事付李綱

謝乞出不允降親筆手詔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累具劄子乞外任宮祠特降
親批手詔曲加撫諭令安厥位以濟國事者冒貢忱
辭方懼雷霆之震特頒溫詔遽窺雲漢之章旣辯明
其謗言又勉勵以國事恩隆命薄感泣涕零中伏念

臣結約亡竒迂愚有素幸姤雲龍之會獲施犬馬之勞受知既越于常倫得謗遂生于意外倘非上智曷諒微忠伏蒙皇帝陛下燭以天光形于奎畫安危疑之孤跡洗黥闇之厚誣遂中山之功豈曰樂羊之力辯博陸之譖寔由漢帝之明臣敢不仰體眷懷勉安職守修政事而攘戎狄方稟奉於睿謨捐軀命以徇國家誓力酬於天造

論守禦劄子

虜騎出境乞用富弼守禦二策分兵控扼要害之地具劄子進呈

臣竊觀自秦漢以來制禦戎狄未有得上策者惟本朝與契丹爲澶淵之盟守之以信結之以恩百有餘

年邊境晏安兵革不用和好之篤古所未有然而所以制禦之術曷常一日弛備耶財用充足糧儲有餘士馬精研將帥用命則虜雖欲窺邊徼而摩封疆無隙以投欲不守盟何可得也臣伏見仁祖時富弼所上守禦二策審地形觀事機分兵控扼要害之地左右出入縱橫應援曲盡其妙然謂非三十萬衆不可則知制勝之術在於足兵與王翦之伐荆必六十萬而後行其理一也臣愚以爲今日防秋正宜用弼之說度時之宜良將勁卒分布邊境重兵大帥雄據諸鎮使賊不敢有覬覦之心萬一本奔衝可以制其死命

誠上策也所有富弼守禦策二篇謹具繳進伏望聖
慈特賜省鑒採其說而用之取進止

備禦八事

三鎮官吏軍民爲朝廷堅守公奏
宜飭武備修邊防條具八事以進

一唐之藩鎮所以拱衛京師故雖屢有變故卒賴
其力而及其弊也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監之
銷藩鎮之權罷世襲之制施於承平邊境無事
則可在今日則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爲今之計
莫若以太原真定中山河間建爲藩鎮擇帥付
之許之世襲收租賦以養將士習戰陣相爲唇
齒以捍金人可無深入之患又滄州與營平相

直隔黃河下流及小海其勢易以侵犯宜分濱
棣德博建橫海軍一道倣諸鎮之制則帝都有
藩籬之固矣

一自熙豐以來籍河北保甲凡五十餘萬河東保
甲凡二十餘萬比年以來不復閱習又經燕山
雲中之役調發科率逃亡流移散爲盜賊今所
存者猶及其半宜專遣使團結訓練令各置器
甲官爲收掌用印給之蠲免租賦以償其直武
藝精者次第遷補或命之官以激勸之彼旣自
保鄉里親戚墳墓必無逃逸又平時無養兵之

費有事無調發之勞此最策之得者無養之
一自祖宗以來養馬於監擇陝西河東河北美水
草高涼之地處之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
而更爲給地牧馬民間雜養以充數官吏便文
以塞責而馬無復有善者又驅之燕山悉爲敵
人所得今諸軍闕馬者大半宜復祖宗監牧之
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值則不旬月間
數萬之馬可具也

一河北塘灤東距海西抵廣信安肅深不可涉淺
不可以行舟所以限隔胡騎爲險阻之地而比
年以來淤澱乾涸不復開浚官司利於稻田往
往洩去積水隄防弛壞又自安肅廣信以抵西
山地形低下處可益增廣其高仰處卽開乾壕
及陷馬坑之類宜專遣使以督治之

一河北河東州縣城池類多隕圯埋塞宜徧行修
治而近京四輔郡諸畿邑皆當築城創置樓櫓
之屬使官吏兵民有所恃而安萬一有賊騎深
入虜掠無所得可以坐困

一河北河東州縣經賊馬殘破蹂踐去處宜優免
租賦以賑卹之往年方臘擾浙東猶免三年今

三鎮之民爲朝廷固守安可不議所以大慰其
心者

一河北河東諸州最以儲峙糴買糧草爲急務宜
復祖宗加撻糧草鈔法一切以見縉走商賈而
寔塞下使沿邊諸郡積蓄豐衍則虜不敢動矣
一陝西解鹽無煮海之勞而給邊費足民食其利
不貲自行東南鹽法而解鹽地分益陝西邊益
貧願復祖宗舊制以慰關陝兵民之心

乞修塘灤劄子

虜騎旣退乞用李邈措置塘灤
成堡水櫃等事具劄子進呈

臣伏觀種師道詹度等奏金賊人馬已出塞垣辦方

保全宗社大慶然虜但以河間中山兩路州軍堅守
之故且懼王師之襲不得不遁其意豈常一日忘割
地之約耶深慮秋冬之交弓勁馬肥復犯邊徼捍禦
之策所當預修契勘安肅廣信平涼等軍東有塘灤
西抵太行中間坦塗不過三百餘里塘灤旣可增廣
其他地勢雖頗高仰亦可因高就下限以長堤瀦蓄
水櫃以爲阻固如水櫃不及之處自宜修築城堡屯
兵控扼或設塹窰以虞奔衝茲事甚大非藉能臣未
易辦集竊見樞密副都承旨李邈累任河北邊郡風
績素著深究邊防利害欲乞特建一司以邈充使專

切措置塘灤城堡水櫃等仍乞朝廷多方應副庶幾克成大功以爲永遠之利

乞修邊備添置叅謀編修官劄子

臣竊惟軍政之不修二十餘年於此矣將驕卒惰賞罰無章每戰輒北兵旣寡弱民又凋弊戎狄由此敢肆憑陵中國之不振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今賊旣退師尚未出塞所至剽掠無復顧憚蓋由初未嘗有所懲創時方向暑雖暫遠去秋涼馬健何憚而不來此其可慮又非前日之比謂宜及今速爲之備一日選將二日募兵三日訓練四日保甲五日馬政六日繕

器甲七日峙糧草八日修城壁九日增塘灤十日置堡塞凡此皆軍政之大者當今之急務也而其財用調度之費不與焉前此賊未還師支吾目前因未有暇今度其勢出塞決在旬日而此去防秋近在三數月間要當自茲講求施行不可復緩又况西戎跳梁五路並入四夷交侵誠可深慮臣以書生備位樞筦方艱難乏使之時乞避賢路不蒙賜許夙夜思之國之大事無過於此誠非一介孤陋所能獨任要當合衆智協衆力上稽祖宗之舊下考當今之宜庶幾有濟欲望聖慈許臣辟置叅謀官四員於職事官中不

拘官資高下兼克仍添置編修官二員共措畫條具以時推行如蒙允許容臣續具姓名以聞

大再乞罷知樞密院守本官致仕劄子

靖康元年五月守禦

使司補進武副尉二人以齋御前職書間道至太原賞之補訖奏知上批有大臣專權浸不可長之語

上劄子乞罷

臣前日伏覩宸翰守禦使司轉資奉行批云大臣專權浸不可長聖恩隆厚未賜誅殛伏讀以還不勝惶懼臣伏念昨者金賊乘虛直犯城闕臣以菲材猥當重任伏蒙聖恩許以便宜從事有功則賞有罪則誅行訖以聞蓋稟睿旨旬月以來國勢粗定屢曾面奏

乞罷守禦使司未奉俞允而邊陲之間賊馬屯泊間道通信欲及機會非假賞典不能使人故如奏行轉資之事往往尚仍前日此乃以守禦使司未罷之故非臣敢創爲此也兼臣契勘置司之日蒙陛下頒降空名官告綾紙凡三千道若以委任之專凡此所降告身皆可盡用而置司以來前後書填只用三十一道而已自非灼然委有績效之人不敢妄與今宸翰以爲專權竊恐聖意有所未亮也臣聞衆嗟漂山聚斲成雷臣之孤忠困於無助爰自遭遇未逾歲月而幾於危殆者屢矣仰賴聖明洞照愚悃故敢尚此黽

勉以圖報效而浸潤日聞聖聽已惑臣之微軀寧復自保夫專權者臣子之大戒而人主之所甚惡也臣雖至愚何敢當此重念臣竭忠報國非敢愛身然竊謂任則勿疑疑則勿任唯疑與任不可並行今陛下旣已疑之矣豈可復處臣以樞機之任况臣自比日已來憂悸成疾心力耗盡動輒遺忘深恐有誤國事伏望聖慈許臣守本官致仕得避賢路乞此骸骨歸安田廬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始終保全勿使顛沛則臣感戴大恩期於結草

辭免河北東路宣撫使第八劄子

臣昨晚對睿思殿竊見陛下緣邊事焦勞至於感慟臣子之情不遑寧處是以未敢固辭除命退伏惟念臣本書生素不知兵昨于艱難之初蒙陛下任使輒嘗兵事蓋緣圍城之中事出倉卒無緣號召天下賢才故徒以區區之忠遂膺誤選賊騎旣退又蒙擢置樞筦求去不遂旣已負非才之責矣今者忽蒙擢爲大帥使之出將於外非所克堪中夜驚惕此必有建議不容臣於朝者况自頃以來橫罹謗議或以爲狂率或指爲姦佞其甚者至以爲收人心而又上煩宸翰有威福專權之語今咫尺天威日在左右得謗尚

如此而况使將重兵遠去闕庭乎臣區區一身誠不足惜深恐上誤國事雖陛下復欲保全勢不可得伏望聖慈更賜詳察特與寢罷成命仍許臣解樞密院職事本官致仕還歸田廬無任惶懼待罪之至

謝賜裴度傳劄子

上令直筆錄裴度傳降賜具劄子稱謝且錄裴度論元稹

魏洪簡章疏上進

臣伏蒙聖慈除臣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八具劄子辭免未奉俞允又被宸翰過有褒語并賜臣裴度傳顧臣何人可以當此竊以河北河東最為根本之地金賊乘虛兩路並入自河北入者既已侵犯都畿厚載

而歸矣而近者雄州奏報不待秋涼已復犯塞自河東入者破忻代以圍太原行將半年未有解圍之意宿將重兵數路應援悉皆潰散校之吳元濟區區以秦州數城之地為唐室患固不相侔而環蔡諸節度之兵與今日士馬其強弱又不可同日而語而臣徒抱孤忠才術疎短曾不足以望裴度萬分之一陛下以艱難乏才之故誤有使令以度况臣寔謂非倫伏望睿明於在廷之臣精加選擇付之重寄天下幸甚

第二劄子

臣竊見諸葛亮出師表其言明於治體謂親賢臣遠

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夫君子小人於用兵之際似不相及而亮深以爲言者誠以寇攘外患有可以掃除之理而小人在朝蠹害本根浸長難去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是

以吉甫贊周王以北伐必有孝友之張仲裴度相唐以東討必去姦邪之元稹用能成功焜耀圖史君子小人之不兩立從古已然臣竊觀陛下嗣位之初適遭金虜入寇宵旰憂勤厲精圖治思刷前耻雖古帝王勤儉之極無以遠過然君子小人尚猶混淆于朝翕訛成風殊未遑聽謂宜留神照察在于攘逐戎狄

之先朝廷旣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捍禦外患者有不能也今取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節其語要輒塵天聽不勝戰汗之至

命乞罷宣撫使第二劄子

臣嘗具劄子以奉御批謂臣遷延不行豈非拒命伏讀殞涕惶懼待罪乞賜竄責未奉指揮伏念臣本以書生遭遇盛際常願奮身效命以報聖知自受宣撫職任以來夙夜憂惕懼不克任碎置官吏選用將佐團結隊伍閑請器甲措置錢糧雇買車馬種種軍須率皆創建非若童貫譚稹諸事謂成上下應副咄嗟

可辦而陛下督責之峻猶未及元選定出師之日便使臣遷延拒命不行竊恐聖慮有所未亮也臣前備員守禦使司激賞探報使臣已蒙宸翰謂其專權今承乏宣撫使司治行量展日限又蒙御批謂其拒命專權拒命者臣子之大惡有一于此罪不容誅陛下方臨遣大帥震揚國威捍疆敵解重圍而以專權拒命之人充其選無乃不可乎臣聞軍旅之事非任之專信之篤者不可以成功臣日在陛下左右咫尺陛下猶且聖訓如此况行師於千里之外謗讟交興上惑睿聽陛下果能亮其區區之忠乎與其進無所成

有誤國事不若知難而退甘受竄誅伏望聖慈罷臣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重賜黜責以正典刑選命信臣委以重任臣見居家待罪無任祈天俟命惶懼戰越之至

第三劄子

臣伏蒙聖慈以臣累具劄子待罪乞罷知樞密院事并宣撫使職事特降親筆封還所上章感戴恩德彌深震恐竊念臣智識淺短學術迂疎獨於義命之際素知自信曩者遷謫七年退伏田里不知貧賤之可羞竭來中都適遭陛下龍飛特被眷獎致身樞輔不

知富貴之可樂徒以上荷大恩未能報稱故雖屢求
去位終亦未果今孤危之跡讒毀交興罪狀日聞致
煩宸翰屢有訓勅今復有拒命之語退自循省莫知
所以良自傷悼夫欲效區區之忠者臣之志也至於
成功則有非人之所能爲者宜撫兩路人臣重任事
有至難自非陛下不致毫髮之疑於胸中安能有濟
臣竊觀聖聽不能無惑於群言日侍清光尚難自處
而况可使之統重兵於千里之外哉此臣所以日夜
憂懼而不得不辭也伏望聖慈憐臣於艱難之秋嘗
效犬馬之力特賜保全解其職任使遂退休則國報

大恩當期異日所有臣昨蒙除尚書右丞知樞密院
事宜撫使等告勅謹具繳進乞此骸骨歸于山林臣
無任干冒天威惶懼戰越俟死之至

辭免諸疏無開大業存此足以見公所處極
難耳羣枉曳輪闇君熒聽易所謂不能遂不
能退者非耶
李又玄評

論宣撫職事劄子

成功則有非人之所能為者宜抑之

有至難李又支精

續耳聾耳更神聞其焚蠟思祖附不詣遂不

無卦干月天淑對對輝斌射矢至

事宜無射等吉時結具燃鼓子此帶骨龍于山林可

大恩當慎異日祀育臣報藻制尚書本奉味酬密訓

宋李忠定公奏議選卷之四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宗人李春熙皞如輯

筠州戴國士初士較

宋 李綱伯紀著

宗裔李嗣玄評定

論宣撫職事劄子

累其辭免不獲將以六月二十十五日論宣撫

職事及乞稟受廟筭以行

臣伏蒙睿訓卿行不須與三省議此事已決再三及

復愈亂人意者仰荷委寄之重第深感涕臣既已拜

命受兵促裝整駕豈復有可回之理見危致命臣子

常分亦無足道但國家之事中外一體同心一德乃
克有濟今陛下遣臣獨出聖斷臣不量才而受任二
三大臣不以為然使他日果能支梧則已稍有踈虞
仰累陛下知人之明必且以臣為歸罪之地此臣所
以夙夜震懼而不自安也更望聖慈博盡大臣之謀
使臣既行之後無沮難無謗讒無錢糧不足之患則
進而死敵以報大恩寔區區素願死且不朽豈昧自
列無任戰汗之至

第四劄子

十

茲者伏蒙陛下委以河北河東兩路重寄臣自視門

然恐不足以仰承委付之意至於不避煩黷力析罷
免而眷屬之厚不容退避見危致命豈敢固辭深惟
國事之大非一己私智所能獨辦今其將行願受膚
篔與廟堂之成謀使臣得以遵稟奉行庶幾有濟夫
用兵之道雖臨機制變不可預計然規摹大畧當須
先定今日之事莫大於防秋莫急於解太原之圍士
大夫之獻說者不過和與戰二策而已金人留吾親
王宰相以為質屯重兵於太原已半年矣使者旁午
冠蓋相望欲得三鎮之意愈堅和果可恃乎种師中
姚古以十萬之師相繼潰散戰果可必勝乎和不可

特則秋高馬肥賊騎侵軼議者必以臣今日出師爲致寇之端戰不可必勝則萬一將士或復有小衄必又以臣爲輕舉誤國不知陛下睿筭與夫廟堂之謀所以授臣使防秋而解太原之圍者當決以何策而可也前日和議割三鎮之失至今爲梗今日之謀倘或更有差誤則天下之勢有不可勝慮者矣願陛下及臣在廷與五六大臣熟議決策特降親筆俾臣遵行臣非敢愛死誠恐有誤國家大計故敢冒昧言之仰黷天威伏深戰慄

謝賜御筵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差充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啓行有日特賜臣御筵者授鉞將壇謬總六師之寄肆筵宸禁猥煩八簋之陳詔語春溫威顏天邇中伏念

臣奮身寒苦逢世亨嘉祿仰斗升粗識素餐之耻腹諸藜藿初無肉食之謀自筦樞機空糜廩庾適犬戎之犯順騎遶并門驅虎士以過征軍連代北憫其行後錫以宴娛仍招佩索之臣以示加籩之寵釘繁列宿粲鏤帶之內盼光奪流霞灑玉舟而親勸驩騰部曲榮絕典彝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俎豆豪英旃幃輔弼大亨以養躬節儉以旁招小雅之詩政修攘而不

廢已後百朋之錫詐言三爵之過臣敢不仰懷推食之仁力刷飲河之耻取羊豕執俘而獻馘期熊羆飲至以策勲守祖宗之故疆誓不輕於赤壤上君王之萬壽行入賀於紫宸

謝降賜玉束帶戰袍器甲銀絹等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差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啓行有日特降中使賜臣玉束帶一條撚金線小花紫戰袍一領金笏頭帶一條魚袋全牙簡一面綠袋全銀五百兩絹五百匹細物五百匹揀芽小龍茶三千夸椽燭五十條刀劍六口人馬甲一副金鍍銀鑲

槍一條花角弓一張箭三十隻烏銀犀皮銷劍一口

者終戎兩部曾未毫於國威申錫百朋已繆承於天寵轅門改觀帥幄生輝荷優賸之有加揣虛庸而失措中謝竊以先王盟府之法賞必示功大臣輿服之宜

德惟稱物凡此焜煌之數當酌瑰備之勲慨念臣愚蚤逢主聖篋著銖分之效敢當錫予之隆屬小醜之未平魯大邦之敢拒猥膺推轂獲與登壇才乏西平幣仍豐於異錦德非裴度帶有過於通犀衣以珍袍副之古簡琕戈寶劍俾執銳以輸忠鳳葬蘭膏期通宵而盡瘁丁寧示眷偃僕銜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

躬上聖之資濟中興之業力排群議獨奮睿謀脫三
鎮於犬羊拯兆民於塗炭天聲震壘國勢收寧察臣
蚤與於邊機故此俾宣乎廟筭懼其行後被以寵靈
臣敢不肅整勝兵大摧驕虜期無南下之牧仰寬北
顧之憂

謝賜鞍馬表

臣綱言伏蒙聖恩特降中使賜臣馬二疋金鍍銀開
裝紫繡鞍轡一副烏銀裝蕃鞍一副者使命來臨天
威在望申遣左璫之重載頒內廐之良佩服恩榮祗
深慚懼謝中恭惟皇帝陛下端一心而觀萬化操八柄

以馭群臣念其馳驅之勞錫以駢蕃之寵壯元戎之
十乘解左服之兩驂偉然神駿之姿被以連乾之飾
臣敢不仰承睿眷俯罄愚忠誓不與賊以偕存顧雖
捐軀而何惜餘齡尚在雖無據鞍矍鑠之姿將命不
愆或遂攬轡澄清之志

謝瓊林苑賜御筵表

臣綱言伏蒙聖恩以臣今月二十五日終師出門特
差翰林學士吳弁就瓊林苑押賜御筵者寵靈下逮
已霑零露之恩宴衍俯臨再被需雲之渥載惟僥冒
第劇戰兢謝中伏念臣社櫟散材康瓠小器力學粗知

於忠義逢時竊意於功名適丁艱難猥叨任使超居
丞轄罔著休功繼掌樞衡篋聞善狀自惟迂拙每可
退藏未容乞身而歸更與登壇之選雖忠誠之備寫
終天意之莫回禮遇彌加褒榮浸侈初肆筵於中禁
復申犒於上林天厨具絡繹之珍樂府備鏗鏘之奏
雍容和氣感激懦衷下及群僚亦與榮觀顧寵嘉之
莫擬撫羈賤以何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道觀能
使臣以禮推食慕漢高之烈脫袍有藝祖之風致此
輒生亦膺異數臣敢不力修軍政大振國威獻北闕
之俘願希蹤於前世却南牧之騎期無媿於古人

親筆手詔

勅李綱卿以鴻樞之柄總元帥之權方真伏之屈
時眷甚薄之勤止載惟忠蓋深所歎嘉顧邊警之
未寧繫壯猷之是賴以卿舉措爲國安危欲建威
而銷萌宜持重以制勝往思恭慎務決萬全卿其
勉圖朕所傾竚夏楚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錫予便蕃手詔鄭重徒文具耳唐耿之讒譖
已深體貌之綱繆尚尔無情寔而事彌文此
宋之所以不振
也李又玄評

謝宣撫河北河東降親筆手詔表

臣綱言今月二十八日伏蒙親筆手詔一道以臣宣

撫河北河東兩路特賜撫諭者跪辭丹陛方遠咫尺
之威捧誦紫泥遽奉丁寧之訓洪惟德意仰見天心
中謝伏念臣學淺而術迂德輕而援寡驟蒙睿獎超執
事機方羯胡蓄銳於晉疆而燕寇拏兵於朔部長蛇
封豕肆毒吾民鋒鋦斧蟪扞我天討屬聖神之在念
宜俊彥之旁求猥及非才俾專大計寔安危之所繫
顧舉措之敢輕負責良深撫躬知畏伏惟皇帝陛下
擴至明而在位攬長轡以馭臣任用者必責其有成
訓迪者必規其所蔽慮臣輕於料敵故申持重之言
以臣勇於赴功故有恇慎之誠乃形一札以取萬全

臣敢不上體淵衷仰循聖詔遵仁皇之秘畧參以並
行體魏武之新書動以從事

同乞深考祖宗之法劄子

靖康元年七月杪終師
道出鞏洛望拜陵寢上

劄子乞深考祖宗之
法進君子退小人

臣總師道出鞏洛望拜陵寢潸然涕流恭惟祖宗創
業守成垂二百年聖聖傳受以至陛下適丁艱難之
秋戎狄內侵中國勢弱此誠陛下嘗膽思報勵精求
治之日伏望聖慈深考祖宗之法一一推行之進君
子退小人無以利口善論言爲足使益固邦本以圖
中興上以慰安九廟之靈下以爲億兆蒼生之所依

賴天下不勝幸甚臣忘生觸死身進狂言不勝戰越待罪之至

論不可遣罷防秋人兵劄子

靖康元年四月公在密院與許翰條

具調發防秋之兵至七月公已出宣撫廟廷降旨詔書所起之兵罷去大半公上疏力爭

臣昨待罪樞府伏蒙陛下委令措置防秋人兵臣意以謂中國軍政不修幾三十年矣闕額不補者過半其見存者皆潰散之餘不習戰陳故令金人得以窺伺既陷燕山長驅中原遂犯畿甸來無藩籬之固去無邀擊之威廟堂失策使之割三鎮質親王劫取金帛以億萬計驅擄士女屠戮良民不可勝數誓書之

言所不忍聞此誠宗社之羞而陛下嘗膽而思報者也今河北之寇雖退而中山河間之地不割賊馬出沒並邊諸郡寨柵相連兵不少休太原之圍未解而河東之勢危甚旁近縣鎮皆爲賊兵之所據占秋高馬肥虜騎憑陵決瀕深入以責三鎮之約及金帛之餘數倘非起天下之兵聚天下之力解圍太原防托河北則必復有今春之警宗社安危殆未可知故臣輒不自揆爲陛下措畫降詔書以團結諸路防秋之兵大約不過十餘萬人而欲分布河北沿邊雄霸等二十餘郡中山河間真定大名橫海五帥府腹裏十

餘州軍沿河一帶控扼地分翊衛王室隄防海道其甚急者解圍太原收復忻代以捍金人夏人連兵入寇不知此十數萬之衆一一皆到果能足用而無賊馬渡河之警乎今臣被命出使去清光之日未幾朝廷已盡改前日詔書調兵防秋之計旣罷峒丁又罷刀弩手又罷土兵又罷四川福建廣南東路將兵又罷荆湖南北路係將不係將兵而京西州郡又皆特免起發是前日詔書所團結之兵罷去大半不知金人聚兵兩路入寇將何以支梧而朝廷何恃不留意於此也臣竊思之以兵爲不須起者大槩有五川廣

福建荆湖之地遠一也錢糧犒賞費多二也河北寇退天下已無事三也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四也探報有林牙高麗之師金人牽制未必深入五也若以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則詔書之下以四五月期天下兵以七月當時關報三省何不卽止今已七月遠方之兵皆已在道始復約回是復蹈今春勤王之師約回之弊也一歲兩起天下之兵中道而兩止之天下謂何臣恐朝廷自此不復能取信四方而將士解體矣國之大事在戎宗社安危所繫而且行且止有同見戲臣竊痛之若以謂錢糧犒賞多則今春

無兵捍寇致令誤國土地寶貨人民皆爲所取今惜小費又不爲之備臣恐後來所取又不止於前日也况元降指揮防秋人兵各令賚糧以行則錢糧犒賞之乏自非所患廟堂不深思宗社大計而惜小費臣竊所不取也若以河北寇退天下無事則邊郡日報金人聚兵聲言某月入寇當取某地強敵臨境非和非戰朝夕恐慄懼其後來天下果無事乎賈誼謂厝火積薪之下而坐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以今日觀之何止於火未及然殆處於烈焰之旁而言笑自若也若以謂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則自春

徂秋攻守半年曾不能得其寔數姚神二帥以十萬之師一日皆潰彼未嘗有所傷歟不知何以必其兵之不多以爲可以不攻而自解者臣以謂非愚則誣矣至於林牙高麗牽制之報理或有之然不可恃彼不來當恃我之有備則屯兵聚糧正今日之先務不可忽也今河北河東州郡日告危急乞兵皆以三五萬爲言而半年以來未有一人一騎可以副其求者防秋之兵甫集又皆遣罷不知此何理也若必謂不湏動天下之兵而自可無事則臣誠不足以任此責陛下胡不遣建議之人代臣坐致康平而重爲此擾

擾也除范世雄所統湖北兵聞已至襄唐間臣已作
奉聖旨令疾速發赴宜撫司外所有餘路乞依元降
詔書起發庶幾不誤國事不誤國事
第二劄子以宋宋一人一德何以同其未
近降指揮減罷防秋之兵臣所以深惜此事者一則
河北防秋闕人恐有踈虞二則一歲之間再令起兵
又再止之恐無以示四方大信防秋之計臣前奏論
之已詳請爲陛下更論不可失信之意昔周爲犬戎
所侵嘗以烽火召諸侯兵恐諸侯之未必至也舉烽
以試之諸侯之兵大集知其試已皆怒而歸其後真

舉烽無復至者去冬金人將犯闕詔起勤王之師遠
方之兵踴躍赴難至中途而寇已和有詔止之皆憤
惋而反今以防秋之故又起天下之兵良非獲已遠
方之兵率皆就道又復約回將士卒伍寧不解體夫
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
號召無復應者矣

唐耿諸奸銳意沮公不顧國事防秋兵罷而
公不能留公不留而天下事無可爲者矣此
公總師在道所以惓惓然以進君
子退小人爲言也 李又玄評

乞罷宣撫使第二劄子
臣伏蒙聖慈以臣乞罷職任特降親筆令安心職事

及蒙宣諭和議解圍兩不相妨若虜人必欲三鎮不
免戰爭今則解圍之事不可少緩臣伏讀聖訓第深
感懼竊以今春賊馬犯闕倉卒無備自當議和但一
切如其所欲許以三鎮及金帛之數太多則爲非計
臣所以當時與宰執力爭者正恐貽今日之患非爲
不欲和而主戰也賊馬旣退河北兩鎮幸自保全而
太原之圍至今未解陛下旣出師以解圍又遣使以
約和議雖兩不相妨然虜情狡獪自春徂秋頓兵堅
城之下而不退又以重兵侵犯河朔我師屢北而議
和之使始行臣恐中國之勢益弱而黠虜之勢益驕

矣且自秋以來沿邊探報金人日聚兵爲南牧深入
之計朝廷日罷兵如太平無事之時今中山河間真
定諸郡乞兵告急羽書狎至宣撫司無兵可遣申奏
朝廷又只行下宣撫司措置是徒以空文往復初無
補於寔用虜騎猖獗復有今春之虞將何以禦之臣
累具劄子乞再行起發後來罷止防秋人兵團結弓
手之類未蒙施行伏望留神爲宗社計募兵選將以
圖自強無謂和議之使便可恃以爲安也如臣書生
不習兵法不歷行陣大帥之任誠非所宜况今春危
城之中陛下之所驅策者悉已去位而臣獨以非才

尚叨重寄恐不知者謂臣黷武貪功爲國生事招致
人言陛下雖欲保全不可得也仰冀聖慈終始哀憐
特降睿旨許臣守本官致仕糜捐之報期於異日干
冒天威不勝戰越待罪之至

金人日聚兵爲南牧之謀朝廷日罷兵如無
事之日與空文往復無補寔用和議之使一
遣便可恃以爲安極中當時之病此所謂奸
臣在內未有將得成功于外者也 又玄評

陳表乞罷宣撫使表

臣綱言王事方棘願徇國而捐軀將畧弗優敢籲天
而請罪與其冒寵榮而誤國曷若乞骸骨而避賢優
詔弗俞燦細書之一札孤蹤增厲惕危腸之九迴再

瀝愚衷仰干睿聽

中謝

伏念臣斗筭小器章句陋儒粗

聞忠義之風不知軍旅之事分棲違於巖壑敢希冀
於功名屬國步之多艱躡貴游而並進洊膺聖獎超
執事機俾待罪於西樞復宣威於北部自惟謏薄必
至顛隳旣懇避之莫從卒懷憂而就遣經營庶務黽
勉百爲鬢髮爲之蒼浪氣血從而凋喪法嚴令具雖
明馭衆之方將情卒驕尚襲近年之弊并門之圍未
解保塞之寇鼎來致此猖狂職臣庸懦屢祈罷黜未
賜允俞伏望皇帝陛下覆以堯仁察之舜智念臣才
謀淺短不足有爲憐臣疾病連延誠非避事冀垂寬

宥特賜保全盡解兵權俾歸田畝江湖在望庶自畢

於餘生溝壑未填或收功於晚節

法嚴令具明馭衆之方公業以大將之才自任矣所以不安其位者以內外不相應也善

乎左侯之言曰虜騎過河一步即公去朝時也予則曰公去朝一日即公道廢時也是以

古之英主必內君子外小人鳴呼明于內外之分者始可與之圖政矣

李又玄評

李又玄評

李又玄評

李又玄評

李又玄評

宋李忠定公奏議選卷之五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宗人李春熙皞如輯

筠州戴國士初士較

宗裔李嗣玄評定

景帝上皇帝封事

靖康元年冬都城圍急淵聖始以京尹召公至次年四月公始聞召

命即率湖南義旅入援至池州聞都城破至江寧聞高宗即位因上封事時建炎元年也

五月日新除資政殿大學士大中大夫領開封府事

隴西縣開國伯臣李綱昧死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

自古夷狄為中國患所以待之者不過三策曰和曰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五

戰曰守而已長驅深入吾城池堅而人心固則可守
凌犯無已吾士卒勇而形勢利則可戰虜氣旣懾吾
辭理直而威力強則可和故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
後可和三者雖殊其致一也臣不敢遠引前古請借
景德靖康之事以明之真廟景德中契丹百萬入寇
廷臣之議有欲幸江南及蜀以避之者賴寇準一言
而決遂幸澶淵渡河親征旣殺其首捷攬虜情震怖
遣使請和捐金幣三十萬而約成是景德之事非獨
能守而於戰與和兩得之所以盟好之固踰百年而
兩國生靈皆賴其利也至靖康初金人稱兵以犯中

原當時亦有爲避狄之計者而後卒堅守虜騎薄城
攻圍連日殺傷甚衆賊氣挫矣而吾之援師日集和
非所難朝廷主謀之臣苟欲脫一時之禍而不爲長
久之計其所邀求一切許之旣割三鎮又質親王又
取犒師之物金銀幣帛不可勝計千倍於澶淵之時
而歲賂之數又不與也有以死爭之而弗能得者迨
援師之集旣衆士氣勇銳可以施周亞夫困七國之
策以與之再盟而朝廷懲姚平仲劫寨小衄遂寢用
兵之謀及其退也又不復邀擊遂使金人志得氣滿
有輕中國之心是靖康之事止於能守而於和與戰

兩失之也其後三鎮之兵民爲國堅守朝廷始以保
塞陵寢之故遣使計議願以租賦代割地之約金人
唯欲造爲釁端以寇邊而許和猶自若也主議者信
之以爲其和必成而凡欲治兵設備者皆以爲害於
和議而沮罷之虜將渡河猶以爲割河北河東之地
奉之以袞冕輅車尊號而師可解及旣登城矣猶逼
朝廷降詔假和議遂定之說以款勤王之師至盡取
鄴城之子女玉帛然後劫質二聖六官宗室百官以
行然則自今觀之所謂和議者果如何也夫金人自
用兵以來專以和議疑敵人以取勝其與契丹二十

餘戰每戰得地輒和旣和復求釁端以戰而卒滅之
今於中國復用此策中國信之而不悟至於今日禍
故如此豈不重可痛哉或謂吾之兵力不迨金人遠
甚靖康之初雖欲坐困邀擊必無成功徒結深怨故
不得已而信其和此殆不然夫用兵當論其機會一
失機會弗可爲也靖康之初金人初無犯闕之意兵
不過六萬大半雜種而河北邊郡帥府旣不設備沿
河又無控扼之兵是以乘勢直擣都畿而吾之守禦
旣嚴援師旣集進不能攻退不能却以重兵臨之而
以餘軍待其抄擄卽行掩擊則糧餉絕而虜可圖矣

既歸渡河驅掠婦女輜重徧野半濟擊之其法必勝
而朝廷皆不以爲然失此機會故有今日之患夫夷
狄者小人之類猶之盜賊也小人無以制御之而欲
乞憐以望其有惻隱之心不可得已盜賊白晝入主
人之室探匱發篋得其所欲曾不爲之捍敵則何憚
而不再來何爲而不盡取哉若夫吾之將士習於軍
政久廢之後固難得人然以忠義激其心以賞罰作
其氣豈無可用者將士猶手足也朝廷猶腹心也今
與人鬪腹心怯而望手足之強必無此理朝廷議論
二三而望將士之用命蓋亦難矣此皆前事不可追

悔而臣之所以痛心泣血者二聖沈于虜廷生靈陷
於塗炭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之甚也天佑
我宋必有英主爲宗廟社稷之所顧依萬邦群黎之
所戴仰撥亂反正以圖中興故使陛下聖躬得脫於
屢危之際去春奉命使虜而去其軍中去冬出自危
城而總師朔部乃有今日入繼大統之事皆天地神
祇之所顯相非人力也恭惟皇帝陛下英睿之姿久
動群聽孝友之德寔形四方然而嗣位之初當宗社
艱危之秋中國衰弱之日上則欲還二聖之鑾輿下
則欲拯生靈之危殆今禦大敵保綏萬方厥惟艱哉

思其難以圖其易則今日待夷狄之策所謂和戰守者當何所從而可也欲和平則前日之和其效如此而金人北歸雖宗室亦盡徙以行其意爲如何而二聖之辱寔不共戴天之讐和豈可復信欲守乎則朝廷已失河北河東兩路士民之心或爲金人之所得或爲豪傑之所據密邇畿甸易爲侵陵守豈復易圖欲戰乎則去冬將佐卒伍乏人撫御皆散而爲盜賊兵力益弱經此禍亂士氣益衰所謂勤王之師多募之於田畝之間不習兵革戰豈可必勝是三者今日國論以何爲宗顧臣日夜思慮念之至熟因時施宜

有策於此及當今之務數十條皆急切而不可緩者非得望清光於咫尺之間未易殫言也夫以今日之國勢而望靖康之初其不相侔豈止相什伯哉然而猶有可爲者祖宗德澤在人者深陛下英明天下仰望以謂必能濟大業轉危而爲安也且害蓄之臻國家代有或多難以興或將墜復續故無知禍齊而小白寔長五霸驪姬亂晉而重耳寔盟諸侯司馬晉罹聰曜之酷而元帝起於江東李唐有安史之亂而肅宗起於靈武况我有宋幅員萬里生齒之衆士民猶足用哉倘能嘗膽勵旬踐之心枕戈懷子胥之志駕

馭豪傑攬用賢材法創業之雄謀革天下之弊事則
申興之功亦不難建昔少康以一旅之衆滅澆羿而
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武以數千之卒破尋邑而克
靖大憝漢以再興况陛下之明而臨御九有之師哉
然大患之後百孔千瘡夏已及半去秋不遠非早圖
之則秋高馬肥虜騎又將奔突不能支梧四海且有
橫流之勢可不爲之寒心此當以夜繼日而爲其所
當爲者也臣素愚直平日惟知讀書深考古今治道
欲推之當世以尊主庇民又嘗願以忠義自奮以徇
國家之急當宜和之初蒙道君皇帝採其虛聲擢置

左史得侍清光竊見天下有危亂之兆因奏疏論水
事其意以爲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災害未易
弭必有銷復之策乞因侍立面奏其故譬猶失火之
家欲爲曲突徙薪之謀而權臣忌之沮抑使不得對
因而遷謫流落七年其後有盜賊兵革之事道君皇
帝感悟以奉常召還然已晚矣靖康改元金人犯關
前皇帝於倉卒擾攘之中聽用其言擢與大政竊見
和議不可保信因力陳備兵之策其意以爲夷狄之
性貪婪無厭不可恃其不來當恃我之有備宜益治
兵收將士之心以禦外侮欲以身任其事譬猶救火

之家寔爲焦頭爛額之客而忌嫉者衆讒譖百端使其身不得一日安於朝廷其策百不得行於一二卒誣以罪竄之遠方其後虜騎再犯都畿而前日以和議爲然者舉皆誤國前皇帝感悟復有今日之召然又已晚矣臣荷二聖之知遇悼孤忠之失圖雖心馳魏闕九重之中而身在江湖萬里之外不獲執干戈衛社稷以伸臣子犬馬之誠疾首痛心泣盡而繼之以血恭承召命即日戒途率湖南義兵倍道前進欲趨元帥行府以造闕庭而行次江淮恭聞二聖羽衛北遷遠狩沙漠痛憤至骨絕而復蘇繼覩陛下俯徇

群情嗣登寶位悲喜交集不能自勝夫人君大正始故於卽位之初立政用人必有以大慰天下之望者况於國勢削弱天步艱難之時其可忽哉恭儉者人主之常德也英哲者人主之雄材也繼體守文之君則恭儉足以優於天下至於興衰撥亂之主則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爲小人之所間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斷大事而不爲小故之所搖在昔人君體此道者惟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本朝之藝祖太宗爲然臣願陛下深考漢唐三帝與藝祖太宗之所以創業中興大過人者

了然于胸次物至而應之則天下之事雖未底績固已定于心術之中矣臣以踈遠未覲清光輒敢以芻蕘之言求籲天地誠以愛君憂國心迫而情切故不自知其不可伏惟聖慈留神幸察使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之可採則臣所以盡忠于陛下者乃所以報二聖之知遇也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是千古確論能戰而後和則所以和者在我虜氣懾而我之力強于是而許之和則敵人德我而和可久不能戰而專請和則所以和者在敵虜氣驕而我之力詘于此不務自強則敵常挾我而和卒不可成此景德靖康之明驗也乃廢鑒不遠而建炎紹興之間和議之使復紛然于道路誰秉國成而徒爲此擾擾也

援師日集而亟求和又不務所以和雖我愚也彼有所以愚我者也金人日造孽以寇邊而許和自若雖彼巧也我有所以售其巧者也彼有人焉粘罕是也彼能用之言聽計從故不半載而蝕天下之半我有其人焉忠定是也我不能用之言不聽計不從故不半載而失天下之半天之生才以爲天下也使彼有其人又使彼能用之以張狄嗚呼天耶數耶使我不能用之以張狄嗚呼天耶數耶和戰之所以不決者以其不能任君子而爲小人之所間不能斷大事而爲細故之所搖故公于召用之初首以見善明用心剛致望于高宗究竟不能用公而卒至不振者英哲不足故也此時公尚未覲高宗而其終始事業一言豫決者豈非精誠之極神先告之耶李又玄評

辭免領開封府事表

臣綱言伏奉閏十一月三日聖旨蒙恩復元官除資

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者負罪黜幽方懼濱於死
所宥過用舊乃幸許於生還嗚祕殿之華資膺天府
之重寄恩光併集圖稱爲難敢冒貢於忱辭以仰干
於鴻造中謝伏念臣迂愚有素結約亡奇顧造道之弗
優乃逢辰之過幸秉史筆於政和天臨之日與國政
於靖康龍飛之初直道以行孤忠自許但知愛君而
憂國豈復計家而謀身初被中傷若沙蟲之射影終
遭巧詆類貝錦以成文致慈母投杆而下機會蒼蠅
變白而爲黑必欲濟之死地豈徒竄之蠻方賴仁明
之燭幽俾孤危而假息飄零去國寧悲骨肉之生離

寤寐懷君恐墮黠胡之姦計果聞鐵騎再犯金城號
令阻隔者半年燧火斷絕者千里雖心馳魏闕之下
常夢清都而身滯江湖之濱莫陪義旅痛心疾首泣
血忘生忽承召命之頒倏若沈疴之去雖韓安國起
徒步以爲內史而張子高由亡命以刺冀州方之所
蒙詎足爲比顧以材力綿薄無能之質而當賢智馳
騫不足之秋已試罔功力辭乃可然念宗社危急國
家艱難二聖拘甚危之城四方駭不存之地乃君父
憂辱之日豈臣子辭難之時率勵軍聲誓清國步舳
艦旣尾破巨浪於長江旌旗改容觸畏景於隆暑碎

身何有隕首以之伏遇皇帝陛下應天順人纂圖繼
統英武震于夷狄孝悌通於神明攬用賢材駕馭豪
傑勵枕戈嘗膽之志有濟世安民之心而臣憂患侵
尋志氣凋落抑強扶弱詎堪牧養於細民修政攘戎
庶可圖上於方畧伏望收還成命以穆師言則臣失
東隅而收桑榆捐軀未晚先朝露而填溝壑結草爲
期

辭免尚書右僕射第一表

臣綱言伏奉制命除臣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
書侍郎進封隴西郡開國侯加食邑寔封者尹釐京

邑之劇員責忱辭延登揆路之華遽頒渙號方修政
攘戎之多故瀆經體贊元之寔才自揣非宜誠難叨
據敢籲天而有請良踏地而靡容中謝臣聞自昔中興

之君必得非常之士相與同德以克有功傳說之相
武丁濟巨川作舟楫之用周宣之任吉甫憲萬邦有
文武之姿光武起於南陽鄧禹爲之羽翼元帝興于
江表王導爲之腹心因時施宜亦克用又况於撥亂
反正大有爲之主豈無高識遠畧不世出之臣洪惟
國家混一區宇七聖之創業垂統威靈在天兩朝之
繼體守文德澤漸世屬強鄰之逆道困中原以作謀

神都失金湯之虞翠華有沙漠之幸天命未改真人
以興開府建牙虎步大河之外虜圖屢極龍翔興王
之都固將嘗膽思親枕戈待旦革積年之盛壞新函
夏之觀瞻張皇六師緝熙庶績以雪二聖之辱以伸
中國之威宜有傑材來佐休運方茲天步艱難之際
寔非瑣屑佻倖之秋如臣者器不逮人學未聞道識
迂用拙世知斷斷之無他志廣材疎自笑落落而難
合偶緣遭遇獲與政機已試罔功坐致衆毀之銷骨
旣衰多病重以積憂之熏心去魑魅之域而已幸於
湯環遶雲龍之廷而方期於披霧丐歸故里以養餘

齡豈謂皇帝陛下默而識之於衆言蔽亂之時舉而
用之於群陰閉塞之日考擇其相濫及非才顧效力
豈足以負山而螳臂安能以當轍一身何有雖知取
義而捨生斯民所依大懼妨賢而誤國伏望皇帝陛下
下收還成命改授其人持危扶顛乞廸棟隆之吉力
小任重免貽鼎折之凶豈獨微臣自幸於保全蓋於
萬方同資於慶賴敢輸悃悞仰冀哀矜

邀說十議

公初至行在未受右僕射之命以十議邀說高宗度其能行乃肯受命

議國是

臣竊以和戰守三者一理也雖有高城深池弗能守

也則何以戰雖有堅甲利兵弗能戰也則何以和以
守則固以戰則勝然後其和可保不務戰守之計惟
信講和之說則國勢益卑制命於敵無以自立矣景
德中契丹入寇罷遠幸之謀決親征之策捐金幣三
十萬而和約成百有餘年兩國生靈皆賴其利則和
戰守三者皆得也靖康之春粗得守策而割三鎮之
地許不可勝計之金幣以議和懲劫寨之小衄而不
戰和與戰兩失之其冬金人再寇畿邑廷臣以春枋
固守爲然而不知時事之異膠柱鼓瑟枋無變通之
謀內之不能撫循士卒以死捍賊外之不能通達號

令以督援師金人旣登城矣猶降和議已定之詔以
款四方勤王之師使虜得逞其欲凡都城玉帛子女
重寶圖籍儀衛輦輅百工技藝悉索取之次第遣行
及其終也劫質二聖巡幸沙漠東宮親王六宮戚屬
宗室之家盡驅以行因逼臣僚易姓建號自古夷狄
之禍中國未有若此之甚者是靖康之冬并守策失
之而卒爲和議之所誤也天佑有宋必將有主故使
陛下脫身危城之中總師大河之外入繼大統以有
神器然以今日國勢揆之靖康之初其不相若遠甚
則朝廷所以捍患禦侮救寧萬邦者於和戰守當何

所從而可也臣雖不知國論之所從竊恐猶以和議
爲然豈非以二聖播遷陛下父兄沉於虜廷議者必
將謂非和則速二聖之患而虧陛下孝友之德故不
得不和臣竊以爲不然請以古人之事明之昔漢高
祖與項羽戰于滎陽成臯間太公爲羽軍所得其危
屢矣高祖不顧其戰彌勵羽不敢害而卒歸太公然
則不顧而戰者乃所以歸太公之術也晉惠公爲秦
所執呂卻謀立子圉以靖國人其言曰失君有君群
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秦
不敢害而卒歸惠公然則不恤敵國而自治者乃所

以歸惠公之術也今有賊盜于此劫質主人以兵威
臨之則必不敢加害以卑辭求之則所索彌多徃徃
有不可測之理何則彼爲利謀陵懦畏彊而初無惻
隱之心故也今二聖之在虜廷莫知安否固臣子之
所不忍言然吾不能逆折其意又將墮其計中以和
議爲信然彼必曰割某地以遺我得金幣若干則可
不然二聖之禍且將不測不予之是陛下之忘父兄
也予之則所求無厭雖日割天下之山河竭取天下
之財用山河財用有盡而金人之欲無窮少有釁端
前所予者其功盡廢遂當拱手以聽命而已昔金人

與契丹二十餘戰必割地厚賂以講和既和則又求釁以戰卒滅契丹今又以和議惑中國至於破都城滅宗社易姓建號其不道如此而朝廷猶以和議爲然是將以天下畀之敵國而後已臣愚竊以爲過矣爲今之計莫若一切罷和議專務自守之策而攻戰則姑俟於可爲之時蓋彼旣背盟劫質地不可復予惟以二聖在其國中不忍加兵俟其入寇則多方禦之所破城邑徐議收復建藩鎮於河北河東之地置帥府要郡於汾河江淮之南治城壁修器械教水軍習車戰凡捍禦之術種種具備使進無抄掠之得

退有邀擊之患則雖時有出沒必不敢深入憑陵三數年間生養休息軍政益修士氣漸振將帥得人車甲備具然後可議大舉振天聲以討之以報不共戴天之讐以雪振古所無之耻彼知中國能自強如此豈徒不敢肆兇而二聖保萬壽之休亦將悔禍率從而變輿有可還之理倘捨此策益割要害之地奉金幣以予之是倒持太阿以其柄授人藉寇兵而資盜糧也前日旣信其詐謀以破國矣今又欲蹈覆車之轍以破天下豈不重可痛哉或謂強弱有常勢弱者不可不服於強昔越王勾踐卑身重賂以事吳而後

卒報其耻今中國事勢弱矣盍以勾踐爲法卑身重
賂以事之庶幾可以免一時之禍而成將來之志乎
臣以謂不然夫吳伐越勾踐以甲楯三百棲於會稽
遣使行成而吳許之當是時吳無滅越之志故勾踐
得以卑身厚賂以成其謀枕戈嘗膽以勵其志而卒
報吳今金人之於國家如何哉上自二聖東宮下逮
宗室之係於屬戚者悉驅之以行而陛下之在河北
遣使降僞詔以宣召求之如是其急也豈復有恩於
趙氏哉雖卑身至於奉籓稱臣厚賂至於竭天下之
財以予之彼亦未足爲德也必至於混一區宇而後

已然則今日之事法勾踐嘗膽枕戈之志則可法勾
踐卑身厚賂之謀則不可事固有似是而非者正謂
此也然則今日爲朝廷計正當歲時遣使以問二聖
之起居極所以崇奉之者至於金國我不加兵而待
其來寇則嚴守禦以備之練兵選將一新軍律俟吾
國勢旣強然後可以興師邀請有此武功以俟將來
此最今日之上策也古語有曰願與諸君共定國是
夫國是定然後設施注措以次推行上有素定之謀
下無趨向之惑天下之事不難舉也靖康之間惟其
國是不定而且和且戰議論紛然致有今日之禍則

今日之所當監者不在靖康乎臣故陳和守戰三說以獻伏願陛下斷自淵衷以天下爲度而定國是則中興之功可期矣取進止

天下無兩是而所以撓其是者不在真非而在似是以父兄之故而屈意講和援勾踐之謀而卑身厚賂豈非孝友之常經恢復之往跡哉而孰知不顧而戰彌厲者之所以歸太公也征繕而十貳圍者之所以返晉惠也事固有緩之而愈以急者此類是也法勾踐枕戈嘗膽之志則可法勾踐卑身厚賂之謀則不可事固有離之而愈以合者此類是也定用是如作文者之立意欽高之際意先亂矣欲其局陣之美得乎

議巡幸

臣竊以國家都汴處中以臨四方齊二百年靡有變

故豈特仁德足以結萬邦之心亦由以中制外據天下之利勢使之然也方今多難之際不可定都以權時宜固有所不得已者然宗社朝廷一遷天下之勢必有偏而不起之處中原搖動卒難復安此臣所以夙夜思慮欲爲陛下權天下之勢以濟長久之策也古者帝王有巡幸之禮故虞舜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而成王撫萬邦巡侯甸見於周官之書今四方多故宜講巡幸之禮以鎮之除四京外以長安爲西都襄陽爲南都建康爲東都各命守臣營葺城池宮室官府使具備蓄峙糗糧積金帛以備巡幸陛下時乘

六龍鑾輿順動以天臨之覽觀山河之形勝省察牧
守之治忽撫士民間風俗收豪傑之用以攘戎狄復
境土然後復據河洛而都之此今日權宜之上策也
用臣此策其利有三藉巡幸之名國勢不失於太弱
一也不置定都使夷狄無所窺伺二也四方望幸使
姦雄無所覬覦三也至於費用則長安當委之四川
襄陽當委之荆湖建康當委之江淮閩浙深戒守臣
因陋就簡勿事壯麗具圖來上惟取便安因緣搔擾
者重寘于法則三都成而天下之勢安矣議者謂車
駕當且駐蹕應天應天宋太祖興王地今之歸德府也以繫中原之心

或謂當遂幸建康以紓一時之患臣皆以爲不然夫
汴京宗廟社稷之所在天下之根本也陛下嗣登寶
位之初豈可不一幸舊都以見宗廟社稷慰安都人
之心下哀痛之詔擇重臣以鎮撫之使四郊畿邑之
民入保益治守禦之具爲根本不拔之計哉天下形
勢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今捨上申而取
其下非得計也宜先期降勅榜曉諭軍民及以修謁
陵寢爲名擇日巡幸據要會之地以駐六師旣有以
繫中原之心又有以紓一時之患策無出於此者臣
愚伏望聖慈斷自淵衷詳酌而推行之天下不勝幸

甚

巡幸之勞攘誠不若定居之安便然權天下之大勢不得不規其遠者大者難者固不得以繹騷之名而文其苟安之寔也 李以玄評

議赦令

臣伏讀陛下登寶位赦書竊怪與祖宗登極之赦恩數不同及得張邦昌僭位偽赦考之乃知登寶位赦書一切北附以行也臣所致疑者有三祖宗登極惟赦雜犯死罪以下至於惡逆則不赦蓋惡逆者天地之所不容使其罪亦得以幸免則人倫廢而天理絕矣邦昌嘗位宰輔依附夷狄易姓建號身爲惡逆之

魁故其僞赦不循典憲而首爲亂階今陛下繼承大統以爲神民萬物主豈可不法祖宗而赦惡逆哉此臣之所疑者一也祖宗登極自京官以上有轉官恩數而選人則否豈非以其員多而太濫故耶邦昌僭竊欲以私恩收天下之士心故其僞赦雖選人亦有循資之文今陛下嗣位於艱難多事之時正宜吝惜名器示天下以大公至正之道豈可不法祖宗而行濫賞哉此臣之所疑者二也祖宗登極於有罪安置編管羈管等人次第推恩或量移或自便或敘用或復官以其罪之輕重爲差故恩施而威立邦昌僞赦

一切復官而有職名者又皆復職惟以姑息更無典
憲今陛下出政於國勢削弱之際正宜分別是非行
覆寔之政豈可不法祖宗而務姑息哉此臣之所疑
者三也豈朝廷以今日事勢爲正當如此耶將以邦
昌僞赦寬大而不比附以行則失天下之心耶抑邦
昌與聞國事欲以此蓋其惡耶臣愚竊以爲過矣宜
降詔改從祖宗之制惡逆不赦選人不循資安置編
管羈管人令刑部覈具元犯以聞次第施行則國政
立而人心服矣春秋大正始今日所當正者莫先於
此伏望聖慈斷而行之以公天下爲度而勿以及汗

爲嫌天下幸甚

有天下者以公天下爲度不以私恩收天下
之心此王霸之分真伊呂輩語也 又玄評

議僭逆

臣聞節義者天下之大閑僭逆者臣子之極惡春秋
之義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况已僭竊位號爲天下所
共憤怒者哉謹按張邦昌被遇道君之朝久與機政
際會靖康之日擢冠宰司資其重臣奉使虜帳初無
忠義徇國之意但爲諛佞保身之謀去中國者踰年
從胡騎以僭至方二聖播遷之日無一言營救之忠
憑恃金人盜據神器國破而資之以爲利君辱而攘

之以爲榮竊有乘輿安處官禁降旨以行其僭命南
面以朝其僞臣易姓建邦四十餘日逮金人之旣退
方降赦以收恩考其四日之手書猶援周朝之故事
而陛下總師于外天人所歸勤王之兵四面雲集乃
始退還舊班遣使迎奉今乃冒處王爵極其褒崇不
聞泥首以自拘方且偃然爲得計人之干紀一至於
斯倘或逃誅何以立國或謂陛下嗣登大寶乃邦昌
揖遜之謀以罪爲功臣所不喻夫英宗之曾孫神宗
之孫道君之子淵聖之弟惟有陛下一人而已天佑
我宋必將有主主宋祀者非陛下而誰四海臣民所

共欣戴邦昌何力之有哉今其黨與尚布朝列秋高
馬肥虜騎猖獗挾借其勢陛下不得而制之矣中夜
以思不寒而慄伏望陛下斷以英哲而察其罪惡特
正典刑而肆諸市朝以慰四方忠臣義士之心以齊
萬世亂臣賊子之戒天下幸甚

甚矣君臣之義之不明于天下也古論當時
以邦昌遣使奉迎爲可恕卽數百年後愛憎
之情銷盡而又具尚論千古之識如王元美
者亦以公首欲誅邦昌爲非策夫元美豈與
于亂臣賊子者彼固以此爲不急之務古以
異于汴都被圍時汲汲辨王程學術者云尔
故其言曰宋有天下久矣非于君臣之義尚
未明也而汲汲于誅邦昌者何也不知汴都
破後學士大夫中有逼遷東官后妃使路人
不忍見聞如徐秉哲者有大索宗室以衣袂

係屬而北雖孩赤不免如王時雍者有日往
來虜營號捷疾鬼欲廢趙氏立邦昌如吳拜
莫儔者此其于君臣之義何如矧僭逆如邦
昌尤非諸奸比夫固已履帝位建國號處官
禁降僞詔以頒示天下其逆跡彰彰若此元
美猶以爲其跡未叛猶欲留之以招夫比屬
之將帥士大夫嗚呼此而不誅則附比者知
此之必亡其從賊益堅在南者知此之不足
恃其去志愈速惡在其足以爲叛臣招也然
則劉豫之藉口邦昌者何曰豫之踵逆也以
我之無以制其死命非有所懲于邦昌而然
也且逆臣藉口何患無辭是惡足以定邦昌
之案哉甚矣尚論之
難也 李又玄評

論僞命

臣聞運會之阨何代無之爲臣子者不幸而遇其時
則仗節取義有死而已國家涵養士類垂二百年適

遭金人之變劫質二聖擁鑿輿而北遷逼立臣僚易
姓建號而近臣百官忘朝廷之厚恩惜性命于俄頃
稽顙屈膝奉賊稱臣有爲金人之股肱驅逼道君太
上皇帝皇太子后妃及搜捕宗室戚屬者有爲金人
之喉舌傳命令廢本朝而建僞號者有受僞楚之官
爵與聞議論者有肆爲惡言以辱本朝以諂邦昌者
或爲之草勸進之表或爲之定冊立之儀視之恬然
不以爲怪夫節義者正所以責士大夫也至於武夫
則當濶畧昔李唐有安祿山之亂大臣如達奚珣陳
希烈之流皆相賊用事而其餘受僞命者肅宗反正

以六等定其罪然後唐之威令伸以有中興之功今
宜依此考核其罪之輕重以秉權用事者爲一等以
受僞官遷職者爲一等以北面而臣事之者爲一等
其有致仕及魯乞致仕而不許者猶有羞惡之心並
與旌別應以忠義爲賊所殺如李若水等皆追贈而
優卹其家則善者知勸惡者知戒天下之士風丕變
矣夫節義者天下之大閑也近年以來士知利而不
知義故平居無事之時惟以保家謀身爲得策而一
經變故坐視君父如行路人自非一振國威大變其
風天下未易理也伏望陛下斷而行之以扶持節義
之教天下幸甚

議戰

臣聞天生五材民並用之闕一不可誰能去兵故黃
帝伐蚩尤於涿鹿之野堯伐叢支胥敖舜伐三苗禹
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商皆綴甲厲兵
較勝於戰陣之間夫五帝三王豈不欲坐致治安哉
顧其勢有所不能故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
則杖戟相撞然後可以建大功而定禍亂是故兵勝
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欲措國於尊強
者非兵不可也本朝藝祖太宗削平僭亂混一區宇

用兵不過十萬人而天下承平番二百年夷狄賓服外患不興豪俊銷亡內難不作治旣極矣兵亦隨廢至於近年有養兵之費無訓兵之法有蓄兵之名無用兵之寔軍政大壞金人因之得以陵侮中國而致靖康之禍則兵制久廢之過也夫秦晉齊魏韓趙皆天下勁兵之地也古之爲國者得其一則足以戰勝而霸諸侯今國家兼有之而每與金人戰望風輒潰不能取勝則積威所劫之漸也方今當京邑殘破二聖播遷之後國勢益弱士氣益衰而欲遽與之戰正猶病人氣體未復而欲與壯士鬪必不可也昔周用

鄉遂之兵而出無不勝漢用羽林孤兒七郡良家子而制服四夷唐用府衛之兵而威振天下齊用管仲之法而九合諸侯秦用商鞅之令而卒併六國然則有天下國家者強兵戰勝之術槩可觀矣爲今之計莫若法鄉遂府衛之制而寓兵于農法羽林孤兒七郡良家子而參以募兵改法更令信賞必罰以壯國威以養士氣使之有勇知方然後兵乃可用也昔勾踐有會稽之恥欲用其民而五年休養五年訓練卒以報吳今天下之廣生齒之庶休養訓練當以三年爲期則戰可以得志矣惟國家承平之久文事太勝

士以武弁爲羞而學者以談兵爲耻至於戰卒賤辱之甚無以比者正當趣時之變以武爲先能言兵者稍褒崇之置武功爵益養死士有以得其心而作其氣則戰勝於一日之間有不難也伏惟陛下留神幸察

以桐魯不振之餘當屢勝方張之虜而休養訓練直期以三年公之抱負爲何如乃使之不能一日安于朝廷故維揚之宵遁也明州之航海也非金能弱宋宋自弱也 又玄評

議守

臣聞居於山者必高垣墻固柴柵以虞虎狼之害居於野者必盛僮僕厲甲兵以防盜賊之患夫金人虎

狼盜賊也曾不過爲防虞之計而裂地厚賂以予之譬猶割肉以啖虎狼而欲止其搏噬出財帛昇盜賊而欲止其侵陵豈可得哉臣所謂三年然後可用者謂大舉以報今日之恥也至於守備則自今以往當日爲虞害防患之計不可輒輟夫金人旣已得其所欲挾二聖卷六宮而北之矣逼脅邦昌使僭偽號其意亦豈果在邦昌哉特迫於時月不得不歸知天下之戴趙氏必將有主而陛下總兵于外必爲臣民之所推故留此以爲中國釁端其意不難知也語曰鞭雖長不及馬腹夫以四方萬里之遠而金人欲以力

經營之故其力之所及者靡不悉取而其力之所未及者留釁以爲異日之圖此必至之理也爲今日守備之策當以河北河東之地建藩鎮立豪傑使自爲守朝廷量以兵力援之而於汾河汾淮汾江置帥府要郡以控扼修城池備器械屯兵聚糧堅壁清野教車戰以禦其奔衝習水戰以擊其濟渡使進無所掠退不得歸則其勢必不敢深入至於陵遑隅破城邑則不能保其必無也但能備禦今冬不至越軼使國勢漸定人心稍安則自此得益修軍政吾無患矣臣愚料之金人秋冬之交決須再來仍分爲兩道由河

東來者自京西以擾關中與夏人連謀欲窺陝川由河北來者自京東以擾淮南與高麗連謀欲窺江浙則京西陝右京東淮南不可不爲之防當擇大帥屯重兵以經畧之譬猶治病當視脉息察邪氣之所入預遏絕之不然待其旣至而後治則無及矣惟陛下熟計而幸察

議本政

臣竊以朝廷天下之本也政事法度於是乎出故中書進擬門下審駁尚書奉行皆所以宣布天子之命令使四方稟承焉政出於一則朝廷尊而天下安政

出於二三則朝廷卑而天下危天下之安危係于朝廷之尊卑而朝廷之尊卑係于宰相之賢否與夫人主聽任之重輕其可忽乎唐至文宗之朝可謂衰弱矣武宗既立得一李德裕相之而威令遂振何哉德裕知所本故也其初爲相卽上言曰宰相非其人當亟廢罷至天下之政則不可不歸中書武宗聽之號令紀綱咸自己出故能削平僭僞號爲中興然則艱難多事之秋所以出政者尤不可以不一也自崇觀以來政出多門閹宦恩倖女謁皆得以干與朝政所謂宰相保身固寵不敢以爲言遂失其職法度廢弛

馴致靖康之禍非一朝一夕之積也臣愚誠願陛下深思天下安危之本察德裕之言而法武宗之信任監崇觀之失以刷靖康之大恥宗社生靈不勝幸甚

議責成

臣竊以廢覈實之政捨久任之法而欲事功之成雖堯舜有所不能故唐虞之際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以鯀治水至於九載績用弗成然後竄殛加焉此所以允釐百工而庶績咸熙也今以州縣之間任一官效一職者數改易之猶不足以爲治况於朝廷之上艱難多故之秋而欲收功於旬月之間哉以靖康

一歲中考之宰相易者七人自知樞密院事至簽書
樞密院易者二十餘人宜撫制置使副易者十五人
進退將帥大臣未有如是之速者是以措置施設議
論取捨人各不同先後舛逆首尾衡決紛然無所適
從至其甚也大臣莫肯任事而坐觀勝負者攘臂於
其間反爲得策故其禍變不可勝道且以金人觀之
自用兵以來其謀議任用之人亦嘗有所改易否乎
所謂黏罕幹離不者皆握兵十餘年其威信足以用
其衆而吾以驟進亟罷之將帥大臣當之宜乎不能
取勝也譬猶奕者置棋不定不足以勝敵况於用人

不知信任之道而欲撥亂反正以捍大患以圖中興
豈可得哉伏望陛下於選任將帥大臣之際精加考
擇得其人則久任而責成功勿爲細故之所搖勿爲
小人之所間則天下之事庶幾乎可爲也

選任將相當精加考擇於未用之先久任責
成於既用之後此今日對症之劑也敵人之
精擇久任者如何我柰何以驟進亟罷之將
相當之今古同揆此亦志士肝衡扼腕時矣

議修德

臣聞昔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
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而伊尹之稱商則曰非天
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

一德帝王之所以爲神明萬物主者仰以動天俯以感民非德何以哉方今國家新罹夷狄之禍百度多廢四方未寧乃美意民心去就之際伏望陛下日新盛德以感動之體堯之仁以覆民躬舜之智以察物卑宮室菲飲食以法大禹之儉遠聲色遺貨利以法成湯之明至于日昃不遑暇食如文王之憂勤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如武王之果毅豁達大度同漢高祖之用人聽言如流同唐太宗之納諫勿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勿以小累爲無傷而弗去日慎一日新而又新思宗社之危而不忘之於寤寐念父兄之辱而

欲見之於羨牆出於至誠悠久不息則天意民心自然感動以圖中興有不難也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傳曰應天以寔不以文動人以行不以言臣願陛下特留聖意天祐不勝幸甚

宗齋李嗣玄評定

御書

上自元帥府將登寶位遣從事郎劉黜由湖北齋賜親筆御書

御名頓首清暑伏惟鈞候萬福又遣贈謁王宰等故金人連歲侵逼中用詔書云

廢四方未寧乃天意民心乎故
 盛德以感動之體堯之仁以覆民躬舜之智以察物
 卑宮室菲飲食以法大禹之儉遠聲色遺貨利以法
 其湯之明至干日昃不遑暇食如文王之憂勤一怒
 萬人以行不以言臣願陛下裁留聖意夫天下無幸
 難又曰男罔常對對于帝曰執天以莫不以文
 然淵博以圖中興亦不難也書曰皇天無殊卦辭長
 裕長文然羨辭出然至精然又不息與天意與心自

宋李忠定公奏議選卷之六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宋 李綱伯紀著

宗人李春熙皞如輯
筠陽戴國士初士較

宗裔李嗣玄評定

御書

上自元帥府將登寶位遣從事
郎劉黶由湖北齋賜親筆御書

御名 頓首清暑伏惟鈞候萬福久違瞻謁王室多故

金人連歲侵逼中間詔書已再講和所以嚴戢兵
 鋒豈謂天未悔禍乘輿蒙塵聞之心焉如割已令
 會兵追擊冀遂奉迎而歸方今生民之命急於倒

懸諒非不世之才何以協濟事功閣下學窮天人
忠貫金石是用盡復公舊官職澤被斯人功垂竹
帛乃公素志想投袂而起以拯天下之溺以副蒼
生之望所祝道中倍加保衛謹啓御頓首伯紀樞
密觀文書

謝賜御書表

臣綱言從事郎劉默至自德安府伏奉元帥府劄子
復臣中大夫觀文殿學士又奉親筆御書一封臣已
拜受訖者遠迂一介之行人荷皇慈之軫念曲賜十
行之親札仰宸翰之昭回以金聲玉振之章寓鳳翥

鸞翔之畫光生蔀屋情若父兄跪誦以還感涕橫集

中謝臣聞自古聖主賢臣之相得譬猶雲龍風虎之相

從蓋不約而自親豈有求而後合惟成湯之舉伊尹
志氣已相與於躬耕樂道之時而傳說之相武丁謀
猷豈旋定於登車受幣之際故能同德相與有爲苟
非其人孰振斯道恭惟皇帝陛下英武善斷聰睿以
謀虎步魏齊之郊寔天所相龍飛九五之位豈人能
爲方艱難多故之時有考察微臣之意偶來從於江
湖之上遂肩據於輔弼之先一軍皆驚如築壇之拜
韓信萬戶則止敢封邑之望留侯惟聽用無三人之

疑蓋照知非一日之積發函泣讀隕首知恩臣敢不
密贊大猷仰遵睿訓變百官偷惰之習以二聖旋歸
爲期三年有成冀躋民於仁壽十襲以寶願傳寵於
雲來

辭免尚書右僕射第二表

臣綱言伏奉制命除臣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
書侍郎進封隴西郡開國侯加食邑實封尋奉表辭
免伏蒙聖慈降詔不允者忱辭上達蓋量力以知難
溫詔俯頒乃宣恩而推命仰荷大君之殊遇益虞小
已之難勝敢陳螻蟻之誠冀回天地之聽愧懼交集

感涕橫流

中謝

臣聞泰否相生治亂相糾否終則傾而

有泰之兆亂極則變而爲治之萌然而處泰治者易
爲功革否亂者難爲力自非明君碩輔有千載一時
之會何以興衰撥亂慰萬邦群黎之心方今當宗社
再安之初乘夷狄憑陵之後國勢削弱人心動搖軍
政蠹壞而不修士氣委靡而不振物力旣屈倉廩竭
而府庫虛號令未通朝廷緩而州縣弛營壘之卒潰
而爲盜賊田畝之民轉而爲甲兵官非不多而人材
誠爲鮮少地非不廣而井邑類多凋殘縉紳無仗節
死難之風黎庶有侈衣靡食之志百度皆廢四維不

張寔國家艱難多事之秋乃賢智馳騫不足之日任
一相以同德厥惟艱哉障百川之狂瀾孰能任此而
臣學識甚陋心志弗強徒抱自信不移之忠初無趨
時適用之術謀王體而斷國論尚或可言穆天緯而
幹化樞則非其任與其覆餗而誤國曷若見險而乞
身再瀆天威冀從人欲伏望皇帝陛下廓以天地之
度燭之日月之光洞察非材追寢成命俾臣保全晚
節得養拙於故廬圖報大恩期捐軀於異日

謝除尚書右僕射表

臣綱言伏奉制命除臣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

書侍郎進封隴西郡開國侯加食邑寔封再具表劄
辭免伏蒙聖慈降詔不允仍斷來章者危誠仰控冀
蒙聽允之私温詔俯頒深示眷懷之厚力辭弗獲
黽勉以承雖寵命之自天益凌兢之無地謝中伏念臣少

雖力學擅坎井而每見笑於大方壯欲有爲局轅駒
而徒有志於千里因循仕宦荏苒歲時適當國家艱
難之秋願致節義自奮之效道君嘗嘉其愚直淵聖
亦許以朴忠讒嫉旣多飄零何有遇陛下龍翔於大
火之次偶微臣環召於重湖之南惟擢用之不疑蓋
照知之有素矢石交下雖機穽之甚深日月方中宜

雲霧之皆廓顧臣何者被遇若茲蟠木輪囷無左右
先容之助循墻偃僂懷顛危非據之慙流涕陳辭披
肝納計敢效唐臣邀說之十事庶幾商相咸有於一
心伏蒙皇帝陛下燭以天光採其芻說進言若石之
投水從善如阪之轉圜周室中微宣王有興衰撥亂
之志漢祚嘗絕光武有戡亂配天之功方之英明未
堪比數有君如此隕首奚辭臣敢不效微力而馳驅
盡愚衷以籌慮修政事而攘戎狄誓不與金虜以偕
生廣孝友以格天人期可致鑿輿之造返辭之弔矣
天寔臨之

謝轉正奉大夫表

臣綱言伏奉制命以陛下登寶位覃恩授臣正奉大
夫依前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隴西郡開
國公加食邑寔封兩具表劄辭免伏蒙聖慈降詔批
答不允仍斷來章者否極爲泰而天地交濫膺輔相
之任屯散爲解而風雨作叨霑優渥之恩固避莫從
以榮爲愧謝中伏念臣閩海冷族乾坤腐儒歷事三朝
粗守一節顧功名之何有悵歲月之已徂寸心如丹
彌覺愛君之切短髮半白率皆憂國之餘豈期暮齡
乃遇休運蓬飄梗泛偶起江湖之濱虎嘯龍吟遂感

風雲之會一言寤意而僅同高廟令十事邀說而有愧老獵師魯何補於涓埃乃荐膺於寵數循墻弗許拜命若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道觀能運神心而獨斷以公肩物一天視而同仁霑爲雨露之恩初無邇遐之間致茲瑣質亦被鴻私臣敢不仰體眷懷益堅志節披肝膽而效計期無負於古人修政事而攘戎庶可觀於來效

謝賜御馬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特降中使賜臣御馬二疋者頒天廡之權竒風雲隨干絕足迂星使以臨賁光寵動於

私庭夫何樸陋之姿獲此神駿之物恩輝若此報稱謂何中謝伏念臣俎豆之事則聞未嘗學軍旅之事櫛櫟之材甚陋豈能堪棟楹之材偶當國步之艱難特荷聖知而驅策筋駑肉緩詎勝十駕之功御適轡調亦有千里之志伏蒙皇帝陛下日加三接恩解兩駮憫其驅馳之勤錫以安閑之乘鐵花秀發先有備物之驪雪彩皓鮮副以照夜之白昭示百辟克壯元戎都邑嘆驚騏驎行於路上將士感動夷虜在於目中願伸一汗之勞以報千金之賜臣敢不體稱德之善喻勵伏櫪之壯心石慶雖愚期舉策而知數之及不

伐誓絕意於爲先
臣竊以河北河東兩路國家之翰蔽也王者得之而
王霸者得之而霸猾賊得之以致天下不安其地勢
風俗使然也而河東寔爲天下之脊介于河北陝西
之間其地險固其民堅忍其俗節儉其兵勁悍祖宗
得天下削平僭亂罔不臣服惟河東最後再駕而後
得之其難如此而靖康之初金人犯闕以孤軍入重
地我之守禦固而援師集其勢不難於和宰相失策

欲脫一時之禍而不爲久長之計凡所邀求一切許
之遂割三鎮而河北河東之地幾去其半及賊兵退
三鎮兵民爲朝廷固守中山真定及沿邊諸郡旣已
保全而賊盡力以圖太原不肯捨去朝廷遣使以兵
民之意及保塞陵寢之故願輸稅租以易疆土金人
且許且攻幾年而太原陷猶信謫詐以講和不爲備
禦之策至其渡河再薄都城遂盡割兩路以與之畫
河以爲界遣執政侍從郎官數十輩分詣交割皆爲
兩路之人所殺夫朝廷割地不足以塞金人貪婪之
欲而適足以失兩路士民之心使地割而和可成宗

社遂安猶之可也今乃假和議以款我旣破京師挾
二聖以北狩脅逼臣僚僭竊神器矣而議者猶以割
地爲然此何理也河北西路三帥府二十餘郡靖康
末所失者真定懷衛濬一帥府三郡而已其餘至今
皆堅守一路兵民有城廓者依城廓無城廓者依大
河西山自相結集多者數萬少者不下萬人各立首
領以相統率知名號者已數十處日以蠟書號籲朝
廷乞師請援願爲前驅因而循撫爲吾之用數十萬
衆不日可致而金人留兵懷衛濬三郡以扼吾要津
每郡不過三千人其餘皆脅制吾民剪易衣髮以疑

我耳大兵臨之遣間要約必有應者則三郡不旬月
間可復也三郡復則真定可圖而中山之圍可解河
北復爲我有矣然後第功行封以河外郡縣悉議封
建使自爲守朝廷量力以助之則藩籬固而中原寧
此今日之要策也河東之勢亦然但所失州郡視河
北爲多然所以處之之策亦無以過於此者臣愚欲
乞于河北西路置招撫司河東路置經制司擇文武
臣僚中有材畧名望素爲兩路兵民信服者爲之使
副布宣朝廷德意以結其心信賞必罰以作其氣訓
練習服以教之戰量補名目以旌勸其首領寬給錢

穀以賑貸其乏絕碎置僚屬將佐乘機應變一切許
以便宜從事則兩路可以復全中興之功指日可成
必自此始猶捍水患於決溢之口則下流無泛濫之
虞禦盜賊於門墻之外則堂奧有安靖之勢理之必
至也倘捨此而不爲則兩路之人且歸怨於朝廷強
壯狡獪者反爲賊用將何以待之故臣以謂今日之
所當先務者無急於此惟睿斷不疑特從所乞天下
不勝幸甚

捍水患者必塞于決溢之口則下流無泛濫
之虞捍盜賊者必禦于門墻之外則堂奧有
安靖之勢今乃畫河爲界是猶奔屏翰而守
堂奧可乎卒之河外割而河南竟非我有此

自然之勢也割地不足以塞金人貪婪之欲
適足以失兩路士民之心矧兩路士民自相
結集爲朝廷堅守不因而撫循以爲吾用乃
恣而弃之使歸怨于朝廷其後逆豫入寇擾
淮甸者皆吾兩路之民向使招撫經制司不
罷河外封建之議遂行賊安敢深入若此嗚
呼誰寔沮公者而使中原糜爛至此極也
李又玄評

乞募兵劄子

臣竊以祖宗建國以兵爲重熙豐盛時內外禁卒馬
步軍凡九十五萬人承平旣久闕額三分之一失於
招填比年西鄙喪師江浙山東寇作繼之以燕山陷
沒所亡失者又半重以靖康之變金人再犯都城諸
路禁軍徃徃潰散流爲盜賊天下之兵所存者無幾

矣朝廷以蠟書召天下勤王之師皆募于田畝之間及游手浮浪之人雖其數甚衆環繞畿甸不得毫髮之力而東南公私財物爲之一空大抵起一兵公私所費非五十緡不可而沿路供給錢糧之費又倍於此是一兵率費百千而起萬兵則所費百餘萬緡矣今秋期不遠理當揀擇留之分屯沿河要害之地則所費不過日給錢糧而已朝廷初不較此應勤王之師已行放散被甲荷戟而歸者項背相望於道路亦有纔至中途不待令而自返者不知將來防秋於何所取兵而可也禁兵之數旣已不多而民兵又不可

復起雖起之必無應者秋高馬肥虜騎或復深入其何以支梧臣愚以爲濟今日一時之急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兵於西北夫東南之財已竭矣而臣謂不得已猶有可取者當誘上戶物力有餘之家出財以助募兵朝廷量多寡以名目酬之民知國家有兵而後家室可保則亦不以爲厲已也國家歲漕東南財穀以爲上供又榷茶鹽之利以寔中都蓋以養兵日給六官百官之費待祭祀賓客之用供玩好宴遊之奉今六官百官之費祭祀賓客之用省矣而陛下節儉無玩好宴遊之娛故凡上供財穀茶鹽之利除經費

外一切裁損專以養兵則亦無不足之患臣願下募
民出財之令且降旨委官措置於京東京西河北募
兵優立例物之數創爲軍號團結訓練一切以新法
施行分隸將佐逐處屯泊以時教閱比之起東南勤
王之兵其利害不同者有三東南之人柔弱不耐勞
苦一也不伏水土類多疾病死亡二也屯駐稍久則
有思歸之心往往逃亡潰散三也而募西北之人以
爲兵則無三者之患團結訓練積以歲月皆爲精兵
與夫起身合之衆暫聚復散豈不相遠哉今河北河
東京東西爲金人所擾民不能歸業者甚衆而陝西

素號產兵之地願及時遣使於數路募兵於合屯駐
路分建置營房更番以衛行在以鎮四方以備征討
此時不可失也伏望聖慈特賜詳酌施行

擬募新軍號

驍勝軍

壯捷軍

忠勇軍

義成軍

龍武軍

虎威軍

折衝軍

果毅軍

定難軍

靜邊軍

欲陝西路委錢蓋河北路委張所各募五萬人京西
路委謝貺京東路委程弼儒各募二萬五千人每二
千五百人爲一軍其招填等仗例物月給錢糧並依

上禁軍法團結訓練並依新軍法每招填及一軍就
本路選差有材武大小使臣充統制官部隊將量給
盤纏錢管押起發赴行在聽候指揮於合屯泊去處
駐劄其不及等仗人聽充本路帥府要郡募兵及廂
軍餘依新降募兵指揮施行

取財于東南募兵于西北是不易之論

乞括買馬劄子

臣竊以馬之於軍旅其用大矣而馬政之不修未有
如近年者自監牧之法廢而爲給地牧馬州縣行文
具以塞責民間養羸瘠以充數而茶馬司惟以博易
珠玉爲事無良馬焉燕山陷沒北邊之馬又皆爲夷

狄所得夫金人專以鐵騎取勝而中國之馬耗亡如
此何以禦之臣頃在密院嘗獻言請括買天下之馬
及許客人結攬陝西綱馬赴京師其說謂凡養馬者
必是上戶及吏人醫官僧道之流立三等價下州縣
括買之未爲厲民而旬月之間數萬之馬可具足以
濟一時之乏又陝西綱馬管押至京餽養不時死損
過半令客人結攬則達者必多又請復監牧之制而
朝廷許令相視監牧結攬綱馬如所言獨不行括買
之令靖康末金人旣破京城首下令取馬達者族誅
凡得馬萬餘疋而京師之馬爲之一空是吾所有者

不能用之而反以資敵得不爲失計乎今行在之馬不滿五千可以披帶者無幾權時之宜以奮張軍容非括買不可宜先下令非品官將校不得乘馬然後詔州縣籍有馬者以三等定價嚴隱寄之法重搔擾之禁奉行有緒稍激勸之則數萬之馬尚可得也又命陝西四川茶馬司益市馬而廣西降特磨道亦有可市者募客人結攬送納以給諸軍及分給汾河江淮間帥府要郡然後舉行祖宗監牧之制擇官委之待以歲月則馬不患乎不蕃庶可以足軍旅之用

乞於汾河汾江汾淮置帥府要郡劄子

臣竊以唐有天下正觀開元間號爲治平無事者以外有方鎮之兵捍禦夷狄內有府衛之兵臨御方鎮表裏相制國勢以安其後府兵之法壞邊兵之勢強乃有天寶安史之亂然卒戡定者方鎮力也代宗避吐蕃之寇而幸陝德宗避朱泚之變而幸奉天亦資方鎮之兵以復國然行姑息之政威柄下移強藩捍臣浸成跋扈此非方鎮之罪措置失策之過也祖宗監唐末之弊削方鎮之權惟汾邊帥司屯宿重兵委以軍旅之事腹內會府雖有帥號其權甚輕自餘列郡守臣悉委文吏不與軍政以處承平治安無事之

時可也今夷狄猾夏壞吾邊防以擾腹心之地盜賊乘時蜂起蟻結而州郡猶以承平之制臨之安能捍患禦侮哉故唐方鎮之弊尾大不掉而今日州郡之弊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理勢然也救其弊而振起之莫若取方鎮之制用其所長去其所短擇人而任之使大小相比遠近相維以蕃王室則中國之勢尊矣臣請於汾河汾江汾淮置帥府要郡次要郡帥府帶安撫使節制一路卽唐節度使之兵也要郡帶兵馬鈐轄次要郡帶兵馬都監以佐帥府卽唐觀察防禦團練之兵也朝廷減上供金穀使之養兵寬法制而

假之權將佐寮屬聽其辟置平居責以訓練閱習有夷狄盜賊之變卽帥府量事起兵統率以行與數路約爲應援會合有功者增秩進職而不移其任如此數年上下安習卽州郡之兵可用矣如蒙聖慈俯從所請乞降旨三省樞密院條具合行事件取旨施行擬帥府要郡次要郡

河北東路

帥府

大名府

橫海軍

要郡

開德府

棣州

次要郡

濱州

未靜軍

京東東路

京帥府州青
州徐
要郡襄慶府
登州

次要郡沂州
州淄

京東西路
帥府東平
府應天

要郡濟南府
興化

次要郡濟州
州單

京西北路
帥府河南
府順昌

要郡河陽
府穎昌府
陳

京西南路
帥府鄧州
府襄陽

要郡唐州
隨

次要郡金州
州均州
州商州

永興軍路

帥府永興
軍
要郡陝府
州魏

次要郡同州
州耀

淮南東路

要郡宿州
州楚

次要郡泗州
州海州
州真州
州和州

淮南西路

要郡壽春
州亳

次要郡舒州
州濠州
州光州

江南東路

帥府 江寧府

要郡 州宣

州江

次要郡 饒州 池州

信州 太平府

江南西路

帥府 洪州

要郡 州虔

州表

次要郡 吉州 筠州

州撫

荆湖南路

帥府 潭州

要郡 州衡

次要郡 未州 道州

荆湖北路

帥府 荆南府

要郡 州鼎

府德安

州鄂

次要郡 澧州 岳州

復州

州岳

兩浙西路

帥府 杭州

要郡 鎮江州 湖州

平江府 常州

次要郡 秀州 衢州

兩浙東路

帥府 越州

要郡 明州

次要郡 溫州 處州

倣方鎮以練兵事寔是救時良策諸路帥府要郡了然在目有志于天下國家者其可不

寃心于此乎李又玄評

乞修軍政劄子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六

十六

臣竊以大軍之禮用衆也軍之所以積少爲衆聯屬不散可恃以勝敵者以其有紀律也團結則有保伍之聯教閱則有戰陣之制披執則有甲冑五兵之利進止則有金鼓旌旗之節禁戒則有號令之威上下則有陞級之法兵將相諳彼此相救逃亡潰散者必誅搔擾亂群者必罰立功者必厚賞死敵者必優卹此之謂紀律有紀律然後軍可用也國朝軍政最號嚴明自童貫高俅主兵以來其制始壞團結保伍廢而無以相維持教閱戰陣廢而無以習攻擊甲冑伍兵初不服練旌旗金鼓初不習熟禁戒號令之威不

振而無以作士氣上下陞級之法不行而無以一士心兵將取於臨時而初不相知彼此遞相觀望而初不相救盧溝之潰反以金帛招集則逃亡潰散者不誅矣浙東之役虜掠良民財物者悉皆官軍則搔擾亂群者不罰矣僕厮親近皆授高爵而立功者不賞以收身不到爲名而死敵者不卹紀律如此而欲驅之以抗大敵豈不難哉是以金寇再犯王室則控扼之兵望風先潰攻圍帝都則救援之師逗撓不進其因循至此非一日之積也且金人訓兵十有餘年不用令者小則必死大則族誅此法旣行威信已著則

用刑反少故能滅契丹陵中國積威之漸非一日也
中國之兵既失訓練又不用令者不必誅逃亡潰散
者反招集之此風既成習以爲常則有不可勝誅者
矣故以天下之大而不能禦夷狄積弊之漸亦非一
日也夫用兵驅之於死地者也苟非畏我過於畏敵
進有生理退而必誅則安能使之效一日之命以成
却敵之功哉爲今日之計莫若更軍政而漸治之團
結之法自五人爲伍積至於二千五百人爲軍部隊
將統制官遞相臨制皆有尺籍伍符以周知其名數
呼召指使存亡功過不勞而可知臨陣戰鬪進退緩

急不約而相援如此則兵伍有所聯屬而不散矣教
閱之法以車騎步兵總爲營陣進退坐作分合出入
皆依新制革去舊教文具之法如此則行陣足以捍
禦鐵騎矣習弓弩者不必以圍力而以射親中的者
爲上習牌鎗刀者不必以中敵而以勇敢向前者爲
勝神臂筒射鳳凰等弓可以及遠宜教之使精兜鍪
金甲卒伍多不肖披帶宜習之使熟如此則甲冑五
兵之利可以自保而取勝矣古之行師者聞鼓則進
聞金則止以旗之偃舉爲所向之指麾今則不然金
鼓間作初無退止之令旌旗錯雜初無指麾之意宜

依古制以習兵之耳目如此則金鼓旌旗之節可以
一衆而臨敵矣禁戒號令雖出于臨時而信必在于
言前然後威可畏也上下陞級雖著于甲令而勢不
容于幸免然後法可行也自部隊將至統制官皆精
選而預設之使其恩威素行于士卒則兵將相諳矣
自伍甲部隊至六軍皆使之左右前後迭相應援觀
望不進及輒退者必行軍令則彼此相救矣禁軍逃
亡依法七日不首身者必斬遇敵戰鬪力不能勝因
而潰散不再聚集歸本部者必誅因而作過者滅族
則逃亡潰散之弊可革矣禁軍於行師之際盜博鬪

毆飲酒至醉拋棄器甲藏匿婦人脅取財物扇搖惑
衆者並行軍法則搔擾亂群之弊可懲矣先登陷陣
及能以弓射中賊者雖不納級亦賞一軍全勝則全
賞一軍雖不勝而其間有斬賊及中傷在前者則自
賞如此則立功者勸矣將士戰歿非逃亡者委保伍
將佐開具保明優卹其家不得輒以收身不到開落
違者重寘于法如此則死敵者勸矣此皆今日軍政
之急務當以次施行也然臣頃年嘗詢一老卒其言
曰昔日禁軍難作而易活今日禁軍易作而難活詰
其所以則曰昔日法行而上下之分嚴故難作然請

給衣糧及時而得無凍餒之患故易活今日法不行而上下之分苟簡故易作然請給衣糧多不及時又有坐倉折估之法妻子不免於凍餒故難活其言極爲有理則欲修軍政而嚴紀律當先留意於所以養之者以素得其心不可使之怨咨也所有修改軍政條列于後乞降旨三省樞密院同條具取旨施行

擬團結新軍指揮

欲令御營司將見管馬步軍兵揀選團結許自指識同保以五人爲伍內推一人爲伍長五伍二十五人爲甲別選一人爲甲正四甲一百人爲前後

隊差隊將正副二人五隊五百人爲部差正副部將二人五部二千五百人爲軍差正副統制官二人伍長以承局節級或長行中有武藝爲衆所推者充甲正以十將節級有武藝爲衆所推者充前後隊各差引隊一人選十將節級壯勇能率衆入賊者充押隊一人選十將指揮使能部轄者充正副隊將差副校尉小使臣充正副部將差大小使臣以上有材武邊功者充統制官朝廷選差自伍長以上皆置黑漆木牌長二尺濶三寸書刻所轄人姓名以雌黃填之置腰間甲正則書所轄伍長

姓名隊將則書所轄甲正姓名部將則書所轄隊將姓名統制官則書所轄部將姓名皆置籍掌於御營司有事故逃亡即時申報差人補填遇有使喚並全軍或全部差撥不許抽摘出戰有功及能遞相救援並許統制官部隊將次第保明推賞其伍長以上所轄姓名牌子一面刻統制官押字統制官牌子一面刻都統制押字有移易補填即時申報換牌牌舊者毀之團給訖具數申御營司將來帥府要郡團結軍兵准此

威信已著則用刑及少紀律一弛則不可勝誅生之而反以殺殺之而反以生治兵者將

何從焉

此文凜然有不可犯之色而隊伍井井無意為文而文陣自佳蓋經濟熟于胸中故矢口信筆無非妙義末段欲修軍政當先務所以養之者尤為至言

李又玄評

臣竊以國家承平之久自河以南皆腹心內地城池堙圯而不修去春賊騎渡河殘破畿邑止於百里之內蓋未知中國虛寔不敢遠縱賊退因建議請修畿甸諸邑拱鄭許滑四輔郡洛陽河陽城壁以防金寇復來使吾民有所保聚而賊騎無所抄掠朝廷已降指揮而言者以為擾民遂復止之及去冬再寇縱兵

遠掠環畿千里之內無人煙矣今京東西及江淮之間州縣往往無城將來秋冬虜必愈更南牧何以捍守治安之久雖小邑猶藏萬家之室穀粟貨財不可勝計使虜得之因糧取財脅掠吾民以爲之用是所謂借寇兵而資盜糧也夫惜一時之擾而忘長久之利豈策也哉宜命州縣以漸增修城池朝廷量降度牒應副至於器械甲冑之屬州縣類多闕乏亦宜立名色降樣制使及時製造除戎器戒不虞此正今日之先務也

乞教車戰劄子

臣聞以步兵戰者不足以勝騎以其善馳突也以騎兵戰者不足以勝車以其善捍禦也古之戰者必以車故稱武王曰戎車三百兩稱衛文公曰革車三百乘稱宣王曰我車旣攻稱小白曰兵車之會六而兵賦則必使之出車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皆以兵車爲制也後世車戰有曰武剛車有曰偏箱車有曰鹿角車皆與古異制則便於其事而已金人以鐵騎勝中國其說有三而非車不足以制之步兵不足以當其馳突一也用車則馳突可禦騎兵馬弗如之二也用車則騎兵在後度便乃出戰卒多

怯見敵輒潰雖有長技不得而施三也用車則人有
所依可施其力部伍有束不得而逃然則車之可以
制鐵騎也審矣靖康間獻車制者甚衆獨統制官張
行中者可取其造車之法用兩竿雙輪推竿則輪轉
兩竿之間以橫木筦之設架以載巨弩其上施皮籬
以捍矢石繪神獸之象弩矢發于口中而窺其目以
望敵其下施甲裙以衛人足其前施槍刃兩重重各
四枚上長而下短長者以禦人也短者以禦馬也其
兩旁以鐵爲鈎索止則聯屬以爲營體制簡而運轉
速真禦戎之利器其出戰之法則每車用步卒二十

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望敵以發弩矢二
十人執牌弓弩長槍斬馬刀列車之兩旁重行行五
人凡遇敵則牌居前弓弩次之槍刀又次之敵在百
步內則牌偃弓弩間發以射之既逼近則弓弩退後
槍刀進前槍以刺人而刀以斬馬足賊退則車徒鼓
譟相聯以進及險乃止以騎兵出兩翼追擊以取勝
其布陣之法則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分之一凡五
百人爲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餘二千人爲車八十
乘欲布方陣則面各用車二十乘車相聯而步卒彌
縫於其間前者其車向敵後者其車倒行左右者其

車順行賊攻左右而掩後則隨所攻而向之左右前後其變可以無窮而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皆處其中方圓曲直隨地勢之便行則鱗次以爲陣止則鈞聯以爲營不必開溝塹而築營壘最爲簡便而全固昔衛青征匈奴以武剛車自環以禦敵故能深入馬燧帥太原製戰車冒以狻猊甲士列戟副之故能兵冠天下惟房琯用之爲賊所焚而後世議者遂以謂車不可用殊不知古之兵車謂之革車冒之以革者正所以防火也欲勝金人鐵騎使不得奔突持久以取勝利器無以加此今圖畫樣制及分合陣圖上塵

聖覽乞降下御營司制造教習便殿按視可以施用卽頒降帥府要郡施行

非乞造戰船募水軍劄子

臣聞生于陵者安于陵生于水者安于水南方之人習水而善沒其操舟若神而北人有懼舟楫而不敢登者習於性成也騎兵施於南方非所便而南人教之水戰必可取勝昔曹操以數十萬衆順流襲吳而周瑜以三萬人逆戰于赤壁因風縱火焚其船楫遂大破之操自此不敢有窺江表之心而鼎足之勢立其後曹丕復以大兵次廣陵觀長江風濤洶湧吳人

戈甲旌旗之盛恐懼而退晉有江左符堅以百萬之衆次淝水而謝玄以八千人破之衆皆奔北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師將至則東南之兵養育訓練因地利而用之亦足以自守凡汾河汾淮汾江帥府要郡凡臨流去處宜倣古制以造戰船上設樓櫓可以施弓弩下運艫棹可以破風濤頒法式以授之仍募習水者爲水軍以時教閱激賞賊舟濟渡會合掩擊以我之素習擊彼之半濟其勢必勝得一勝則賊必破膽不敢有窺東南之心矣嘉祐中范仲淹上言乞於河陽置戰艦水軍以防契丹當時以爲迂濶不果行

使用其說初設至今則大河有備靖康間金人豈能遽濟渡哉先事而言則近乎迂事至而後圖之則無所及其實今日之急務也所有諸路合置戰船募水軍欲乞專差官前去措置取進止

擬水軍號

議巡樓船軍

凌波軍

欲於汾流帥府要郡次要郡置水軍以習水戰並招募習水善沒操舟便利之人刺手背除以時教閱外許自便遇有使喚施行勾集仍止披甲充駕舟人其施放自用正兵分布戰船依新降教閱水戰法式指

揮施行

此時猶駐蹕毫都即留心水軍亦逆知有南渡事耳 李又玄評

幕府水善... 凡臨流去... 軍將子專... 視又其實... 戮齊對... 財賦其... 宗人李春熙... 筠陽戴國士... 宗裔李嗣玄... 評定

宋李忠定公奏議選卷之七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宋 李綱伯紀著

宗人李春熙... 筠陽戴國士... 初士較

宗裔李嗣玄... 評定

議巡幸第一劄子

臣以愚陋誤蒙聖恩擢任宰相初對之日嘗以巡幸之議冒瀆天聽其意謂京師初經殘破之後理難固守然車駕不可不一到以慰天下之心然後鑾輿順動法古巡狩之禮以行四方西則關中南則襄陽東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七 一

則建康以天下形勝之勢觀之關中爲上襄陽次之
建康爲下伏蒙睿慈特採其議已降指揮京師催促
修城祇備謁款宗廟而未興襄陽建康皆令葺治宮
室以俟羣華之幸臣累留身奏事論及天下利害安
危所係之大者未嘗不以此爲言嘗蒙宣諭但欲先
迎奉元祐太后及遷六宮如建康并禁衛家屬願遷
徙者亦津遣南去而車駕獨留中原選將屯兵以衛
行在雖關中可往雖金人可戰臣竊仰陛下英睿果
斷如此雖古創業中興之主如漢之高祖光武唐之
太宗不是過也昨日忽被手詔宣諭京師未可往而

欲爲太王避狄之計巡幸東南擇形勝之便利遠水
火之焚溺來春還闕聚糧屯兵爲守禦攻討之計令
臣條具合措置事務以聞臣伏讀愕然未喻聖意不
知聖慮與前不同果以爲當如此耶將左右大臣密
獻此說姑從其策耶如天慮果以爲當如此臣竊以
爲未然如左右大臣密獻此說則臣竊歎其未嘗深
思遠慮姑欲脫一時之患而不知禍亂之在後也夫
京師宗廟所在陛下卽位之物禮當一到徒以城池
之修未備而防秋之期已迫勢有未可往者臣固不
敢力争至於巡幸東南以避狄則臣不知車駕果將

安之耶若欲出於下策遂徃建康則臣恐天下之勢
傾而中原不復爲我有矣請爲陛下試詳言之夫陝
西者中國勁兵健馬之區也河北河東者中國之屏
蔽也京畿及東西中國之腹心也河淮荆湖閩浙川
廣者中國之支派也今與隣國爭屏蔽之地不能保
腹心以號召勁兵健馬與之馳逐而欲自竄於支派
之鄉臣恐天下之勢偏而不舉胡騎深入號令不行
州郡莫相救援皆將碎於賊手虜以精兵驚擾京東
控制淮楚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况欲屯兵聚糧
議攻守計以迎二聖哉王命不通盜賊蠡起殺害官

吏屠陷城邑如今之河北兵民不待金人然後爲害
自江以南皆當搖動不知獻策之臣果能保其必守
乎夫江之廣不如河江之險不如河江之湍激不如
河金人渡河猶不能禦江豈可恃而南人之輕脆非
北人之比賊至則潰南方之城壁非北方比賊攻則
破陛下必以幸建康爲安臣愚竊以爲過矣夫利在
耳目之前患在一世之後中智以上乃能知之今欲
乘舟順流而東其安便比于鞍馬之間何啻相百遠
幸江湖之濱其閑適比于兵革之際何啻相萬然偷
取一時安適而忘禍患之在後獻說者如此臣愚竊

以爲不思之甚矣爲今之計縱未能行上策以趨關
中莫若取其次策以適襄鄧襄陽近爲李孝忠所據
雖已潰散恐或殘毀惟鄧可以脩車駕之時巡夫鄧
者古之南陽光武之所興也西隣關陝可以召兵北
近京畿可以遣援南通巴蜀可取貨財東達江淮可
運穀粟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廣土寬城可以屯
重兵民風號爲淳古盜賊未嘗侵犯此誠天設以待
陛下之臨幸事之機會不可失也願詔守臣增修城
池漕臣儲峙糧草朝廷給降錢帛廣行應副專遣使
者以督其事將來秋高六飛啓行由陳蔡唐以趨南

陽不過半月可達天下之士知陛下之不忍棄中原
也河東之民知陛下之不遠徙也天下郡縣知陛下
之處中以臨四方也皆當心服而無解體之患是一
幸南陽則三者皆得一幸建康則三者皆失利害安
危之幾在此一舉陛下何憚而不行也臣愚伏望聖
慈斷自淵衷從臣之言勿主先入之說天下不勝幸

甚

自古創業中興之主起于西北則足以并東
南起于東南則不足以并西北此自然之勢
也獨我太祖起東南而混一西北則以胡運
方衰陳張諸勍敵皆在東南東南舉則移兵
西北猶振鐸耳此時勢不同非所論于方張
之金虜也舍西北勁兵健馬之地而自竄于

江海柔脆之鄉其不振固宜且河北河東兩路軍民爲中國死守宋弃之若遺使兩路之民疾視本朝并爲虜用汪黃諸奸偷一時之安而遺莫大之患此亦千古籌國之炯鑒矣

議巡幸第二劄子

臣已具劄子論車駕巡幸京師城壁修葺未備未可保守當權時之宜駐蹕南陽據天下之中以號令四方不宜東幸建康棄置中原以失天下之心伏蒙聖慈令與執政同議然前疏未盡區區之意敢昧死再陳之臣聞自昔人主當草昧艱難之時或與英雄角逐或爲夷狄所侵皆據地利而莫肯先退盡人力而莫肯先屈夫勝天下者必以勢而據地利莫肯先退

者勢也蓋天下者必以氣而盡人事莫肯先屈者氣也漢高祖與項羽戰於滎陽成臯間相持累年高祖雖屢敗不肯退尺寸地旣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亡曹操與袁紹戰于官渡操雖兵莠糧乏不肯解去旣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此觀之與勅敵爭勝負豈可不據天下之勢而先自退哉唐之初突厥頡利以數萬騎飲馬渭水去長安纔數十里太宗以七騎臨渭上與語以大義折之旣而王師大集旌旗戈甲光彩精明頡利震怖遂以請和本朝景德中契丹以數十萬寇澶淵真宗渡河親征射殺所

謂統軍捷攬者虜主惶懼遂亦請和而去兩朝盟好
凡百餘年由此觀之爲夷狄所侵豈可不作天下之
氣而先自屈哉今金人雖號爲勅敵其寔皆中國失
策養之使然考其兵之強盛豈能過項籍袁紹其敢
深入豈能過頡利契丹而吾方其未至之時已相與
震怖委棄中原而自竄于江湖之間旣失天下之勢
又索天下之氣不知虜騎果復渡河攻圍我城邑屠
戮我人民以精兵控扼淮泗而王命爲之不通盜賊
蠡起所在竊發跨州連邑自相建置將何以待之且
今之所恃者兵也陛下每欲聚西北之兵十餘萬日

加訓練以待親征睿謀壯矣旣適建康不知此兵將
何所用夫建康水鄉其土卑濕其食魚稻非西北之
兵所利不產粟麥稗草土氣多瘳非西北之馬所便
往年方臘起於江浙朝廷遣西兵討之疾病物故者
三之二而馬之存者無幾由此觀之欲聚西北之兵
而適建康猶資章甫而適越也惟南陽可爲今冬駐
蹕之計賴天之休陛下聖德所感河北河東兩路兵
民堅戴宋之心借使賊敢深入邀截掩擊中國得一
勝則天下之勢壯而氣振矣然後降親征之詔率天
下之師問罪以迎二聖之鑾輿決有轉危爲安撥亂

及正之理在陛下自強不息力行之而已臣備位宰相不惟仰荷特達之知思自竭盡萬一天下之責交歸謀慮一有不當何以塞之伏望聖慈斷自淵衷察臣孤忠勿為群議所惑天下不勝幸甚

鍾伯敬史懷論項羽鴻溝曹操官渡之事余深歎服以為千古用兵不易之論也不知寔本于此此書天下不槩見伯敬從何處得之豈英雄所見畧同耶抑公之精誠不容泯沒其文字或散見于人間伯敬得之為枕中之秘耶

據地利而莫肯先退盡人力而莫肯先屈最為當時對病之藥尤為闇君庸臣意中所最苦難之事宜其格格難入也 李又玄評

乞減上供數留州縣養兵禁加耗以寬民力劄

子

臣伏以祖宗取於民者有常制供於國者有常數州縣寬裕民力豐饒而國用足崇寧大觀以來興造既多用度浸廣于是設法以取之鹽鈔茶引類多抑配和買均糴無錢可敷至于宣和之間有應奉湏索之煩有燕山免夫之役物力大屈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靖康之初降寬大之詔將與民休息而兵革未已調發方興州縣官吏不克奉行徒有虛文物無寔惠民之憔悴幾不聊生今日國勢人心比之靖康之初又不相侔自非無名之歛一切罷去與民更

始則失業不聊生之民皆將聚爲盜賊而天下之勢
離矣夫自崇觀以來增上供之數而一路州縣又有
養兵給官吏祿廩之費用度百出何自得之于是常
賦之外加數以取于民如江東西湖南北有至于納
加耗米四石僅能了常賦米一石者猾胥賦吏又因
緣爲姦欲民力之不困何可得也登寶位赦書已令
勘會上供增數蠲減宜於元額以十分之三留本路
養兵及官吏祿廩之費受納常賦依法加耗外不得
輒取犯者重寘于法則民被寔惠而有更生之望矣
國家前此屯兵于畿甸故歲漕東南金穀以寔中都

今京畿屯兵無徃日之數而帥府要郡養兵之制興
則隨時增減以足國用以寬民力不可緩也自餘不
急之貢及年例拋買無用之物皆蠲減茶鹽不得抑
配糴買先給價錢如此然後可以爲政夫民猶魚也
財猶水也魚恃水以生民恃財以養水日汲而至于
涸則魚亾財日取而至于匱則民散故善養魚者蓄
之於陂池深渺之間善養民者臨之以寬厚簡易之
政審能行之則足以得民心得民心斯得天心矣如
合聖慈乞降旨三省措置條具施行

乞修茶鹽之法以三分之一與州縣劄子

臣聞摘山煮海天下之利源而國家經費所賴以給足也祖宗之時茶鹽之利在州縣則州縣豐饒崇觀以來茶鹽之利在朝廷則朝廷富寔其後悉歸於御府以爲玩好宴遊錫予之物則天下利源竭矣今國勢搶攘如此州縣匱乏尤甚而兵革未息寇難方多有犒師養兵修繕戎器之費賴此幹運以濟艱危其勢固未能盡損以與州縣然崇尚儉素因陋就簡內之掖廷用度甚鈔外之官吏廩祿裁減亦微凡前日無名之費不急之務一切無有則亦不必盡蓄之中都爲今日之計莫若損益其法以通商賈凡茶鹽之

利以三分之一與州縣旣足以紓州縣之急又足以給朝廷之用則內外兼濟輕重惟均天下之政事可舉矣夫王室根本也州縣枝葉也王室腹心也州縣四支也稿澤肥瘠通爲一體然後可爲况艱難之際寔賴州縣協濟國事州縣不足重困吾民此法之所以不可不變通也如合聖意乞降旨申書省措置施行

乞剗刷官田倣弓箭刀弩手法給地養兵劄子
臣聞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未嘗素教而以之戰是棄民也古者兵民不分無事則爲鄉遂之民有事則

爲軍旅之士三時農務一時講武少習長安皆爲精兵有所不出出無不勝矣唐設府衛之兵頗倣古制無養兵之費而有用衆之寔此良法也後世兵民旣分不可復合惟陝西沿邊弓箭手及近置湖南刀弩手猶有古之遺意其法給田百畝使家出一人爲兵自備器甲之屬官爲收掌有事則給之而養馬者又別給五十畝私自習學武藝而官以時按閱其有力者雖一人係籍置私名數人以相夾輔故弓箭手雄於西邊捍禦夏人多賴其力而刀弩手之法頗與之相類亦能鎮服蠻獠不敢妄動今東南官田最多如

所謂戶絕田逃亡田天荒田屯田之類皆是莫若一切令剗刷用弓箭刀弩手法參酌中制募民爲義勇軍給地與之州縣籍其名數依新軍團結以時教閱則數十萬衆不勞力而可具假以歲月皆精兵也又皆土著無逃亡潰散之患最策之得者如合聖意乞降旨三省措置施行

乞籍陝西保甲京東西弓箭社免支移折變團結教閱劄子

臣竊以祖宗籍陝西河北河東之民以爲保甲河北五十餘萬河東二十餘萬而陝西之數不下河北命

提舉官總之以時教閱蓋有意寓兵于農也十餘年來降指揮以免教閱其法遂廢而保甲不知兵徒有其名而已靖康間臣嘗建議乞專遣使團結訓練加詳於舊與其召兵他路不若因此用之爲得策而朝廷不以爲然今河北河東之地旣爲金人之所踐蹂豪傑強壯多依山寨以相保聚朝廷已置招撫經制司以撫循經畧之矣獨陝西保甲名數尚存可行措置然陝西之民素困於支移折變宜一切蠲免而係保甲之籍者依新法團結以二千五百人爲一軍差正副統制官總之以時訓練有事藝精者補以名目

擢充部隊將之類則數十萬兵不日可具西可以捍夏戎北可以禦金寇非小補也京東西有弓箭社亦皆可倣此推行如合聖意乞降旨三省措置

此時兩河爲金人所躪岌岌乎及陝西矣朝廷不籍而用之必爲金人所有時勢宜然否則戶驅人以爲兵惡在其不擾民也
李又玄評

論君子小人劄子

臣昨日奏事論及人主之職在知人雖堯舜猶以爲難誠能別白邪正使君子小人不致混淆然後天下可爲伏蒙宣諭知人亦非難事但考其素行則知之竊仰聖訓誠得知人之要然臣竊謂國家艱難之際

圖回事業雖材智兼用然帷幄腹心非君子不可何哉君子愛君而不謀身憂國而不謀家以公忘私以義忘利小人則反此自昔人主信小人而任之其國未嘗不至于危亡夫小人豈不欲安存而惡危亡哉然使之謀人之國必致于此者以其無遠見而操術險也彼方以謀家保身營利趨私爲得計於國事恬不知卹非不知卹也以謂必不至于危亡而不知卹也唐天寶末楊國忠旣激安祿山叛以信其言又促哥舒翰出兵潼關恐其不利於已動爲身謀不顧社稷大計及遭陳元禮之變刃加于頸而後知蓋亦晚矣

矣是其所以求全者乃所以自族也范祖禹有言夫避害就利者小人之常也利于已而不利于人則爲之害於國而不害于家則爲之自以爲得計矣然而害于國則亦害于家不利于人則亦不利于已是以自古小人之敗必至于家國俱亡而後已此聖人所以戒小人之勿用也然而爲人主者曷嘗不欲用君子而退小人哉卒之君子多不能安其身於朝廷而小人嘗得志者君子行道直自信篤去就輕好惡正故也行道直則不能阿諛以取容自信篤則不能過防以遠害去就輕則不爲爵祿之所累好惡正則不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七
為奸邪之所喜自非人主明足以察誠足以任則君子雖欲有為於當世不可得也齊小白之任管仲信而弗疑此所以成霸業故曰有人而弗能知害霸也知而弗能用害霸也用而弗能信害霸也信而以小人參之害霸也霸猶如此况欲圖天下之事業以起中興之功哉陛下既得知人之要矣更願致察于君子小人之間天下不勝幸甚

乞罷尚書左僕射第一劄子

臣嘗具誠懇干冒天聰以臣智識淺短議論迂濶深恐不足以仰副陛下委任

成之意乞賜罷免過蒙

聖慈特加慰勞未從所請第深感泣伏念臣愚忝無取獨守孤忠遭遇陛下龍飛之初特加識擢起于江湖之濱任以揆宰之職人言紛至睿斷不疑特達之知曠古無有臣所以仰戴隆恩誓以死報夙夜黽勉思竭犬馬之力以圖尺寸之功捍禦外艱銷弭內患使中國之威稍振則二聖之還可期奉事左右致復太平此臣區區至願也然而事有與願違者臣受材素拙稟性復踈材拙則不能適時之變通性踈則不能防物之窺伺加以孤危之跡冒處寵榮之先趣操既已不同謀議自然各異誠慮不能上體聖意協濟

艱難虛負天下之責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
止孔子有言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臣
非不貪戀陛下恩德欲效涓埃然力有所不能道有
所不可則臣豈敢虛負寵榮久妨賢路伏望聖慈特
降睿旨罷臣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職事除一官觀差
遣或守本官致仕臣自今月十六日更不敢供職俯
伏俟命干冒天威無任惶恐激切之至

使中國之威稍振則二聖之還可期此漢太
公之所以不請而自歸我英宗之所以不祈
而自至也不能自強而徒朝析夕請冀虎狼
之憐已得乎 李又玄評

聖慈乞罷尚書左僕射第一表

臣綱言已具劄子乞罷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除
一在外官觀或守本官致仕伏奉詔荅不允者冒貢
忱辭祈歸政柄曲頒溫詔未諒愚衷輒輸肝膽之誠
敢避再三之瀆恩深志激言出涕零中臣聞明主用
人進以禮而退以義君子事上用則行而舍則藏矧
當國家艱難之秋尤賴股肱協濟之力苟不勝任其
敢冒居復念臣樸鄙之資不足以適時蹇淺之學不
足以揆事謨蒙識擢付以鈞衡黽勉百爲冀荅丘山
之賜侵尋兩月曾無毫髮之勞愛莫助之慨其嘆矣
經畧遠圖則以爲迂濶廷爭大議則以爲擅專屢嘗

借筋而謀寔有掣肘之患譬呼醫而吐藥石敢言瞑
眩之期猶敦匠而止斧斤難任斲削之事與徒尸素
曷若退休謹援周任陳力就列之言仰遵仲尼以道
事君之訓乞此骸骨歸于山林伏望皇帝陛下照以
離明運之乾健策騏驥之逸足捐樗櫟之散材則能
否各安其情用舍兩得其道愚憊旣不虛任天下之
責廟畧亦以早致中興之功茲非飾辭敢以死請謹
奉表陳乞以聞

呼醫而吐藥石敦匠而止斧斤二語精工痛切當倥偬戎馬間諸表駢麗乃尔故自難

引陳乞罷第二表

臣網言精意格天未動蓋高之聽危辭瀝血願明難
奪之心輕去大恩非緣細故敢再陳其懇惻以必冀
於矜從謝臣聞天子之君萬邦莫先於論相宰相之
宅百揆無大于薦賢方國家多難之秋尤將帥之材
爲急所以蕭何之於漢必薦韓彭有若杜房之於唐
亦推英衛惟天下危而注意將則四面立而國勢安
顧兩河之土疆乃中原之屏蔽名城堅壘業薛相望
高山大川蟠互交鎖風氣便用武之習兵民堅戴宋
之心因而用之靡不濟者隄防修則泛濫自息藩籬
固則堂奧可寧機會在于一時功利收于百倍力陳

至計幸契淵衷創招撫經制之兩司擇張所傅亮爲
二帥所建議于靖康之末得朔部之民情亮揔戎于
建炎之初有大將之規畧皆採衆論匪徇私心齋壇
旣登戎車甫駕時靡旬日之久變生心腹之間樞廷
降旨以沮所者踰千言宸翰從中以罷亮者方寸紙
事同戲劇人爲嗟咨而臣備位宰司誤膺國寄旣不
能以先見之明杜讒口又不能以至誠之意回天心
復何面顏尚叨寵祿伏望皇帝陛下虚心體道公聽
並觀憫臣謀所當爲蓋專于報國察臣去不得已非
薄于愛君特許罷於政機俾得歸於田里誓堅晚節

仰荅鴻私謹再奉表陳乞以聞

駢儷中有大議論大經濟且敘致自然非大手筆不能
李又玄評

天乞罷第三表

臣綱言感激危辭敷陳已極眷留縉禮當荷尤難豈
進退去就之敢輕蓋規矩準繩之難合軒墀將遠涕
淚交零中伏念臣一介孤生兩朝舊物以腐儒而談
軍旅之事以陋質而充柱石之材賦分窮竒始將天
厭觸事齟齬似非人爲適當雲起龍驤之秋自謂千
載一時之遇召從江海畀以機衡被宸章有忠貫金
石之言奉玉音有氣折夷虜之訓恃眷知之有素忽

窺伺而不防凡所施爲皆成罪釁其進銳者其退速
物理固然以譽親者以毀疎人情應爾顧難得者可
乘之機會而所惜者已定之規模豈惟繫宗社之安
危蓋亦本生靈之休戚如臣用舍何足少多雖匹夫
無不獲自盡之功矧大臣有不可則止之戒敢言斯
義仰冀必從伏望皇帝陛下洞照微誠曲矜深懇俾
退避于賢路以保全于素心犬馬之戀無窮徒深踟
躇天地之恩難報終誓糜拍謹三奉表陳乞以聞

難得者可乘之機會所惜者已定之規模曠
世讀之猶增感歎而高宗不動者何耶
前合謝罷相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官表

臣綱言伏奉告命除臣觀文殿大學士依前銀青光
祿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任便居住者上還印綬方
虞譴責之嚴退卽田廬更冒光華之寵殊庭優禮祕
殿清資拜命若驚拊躬增厲謝中伏念臣人微學陋志

廣材踈妄意功名象龍豈能致雨潛心文墨盡餅不
足療饑當艱難多故之秋被考慎非常之選代大匠
斷已血指而汗顏臘衆俊先宜擢髮以數罪念朝廷
愛惜寸陰之日非臣子貪戀寵利之時與其尸祿而
妨賢不若乞骸而避路力祈罷免曲荷矜從五湖扁
舟雖有慙於范蠡三宿出晝猶竊慕於孟軻孤忠自

憐大恩難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天覆湯聖日
躋審大君操用舍之權俾微臣全進退之節情同犬
馬悲跡遠于華軒身在山林終心馳于魏闕

謝落職依舊宮祠鄂州居住表

臣綱言伏奉告命落臣觀文殿大學士依舊銀青光
祿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鄂州居住者輔相失職宜
卽明刑天地有容祇從薄責恩深罪大感極涕零謝
伏念臣乾坤腐儒閩海冷族遭朝廷之多故躡英俊
以登庸雖懷憂國愛君之心初無持危扶顛之術荷
知特達思圖報于涓埃謀已濶踈曾莫虞于機穽雖

嘗身退尚致人言顧瀝血安能明心雖擢髮不足數
罪睿智有察覆照無私寬其斧鉞之嚴誅處以江湖
之善地姑鑄秘職尚領真祠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
大堯天仁深湯網憐臣寡與自取顛躋察臣孤危本
緣愚直特曲憲章之峻俾霑餼廩之餘臣敢不循省
前非益堅素守軒墀在望莫施犬馬之勞恩輝所臨
但傾葵藿之志

謝移澧州居住表

臣綱言蒙恩以謫降官不許同居一州移澧州居住
者負罪遠屏去魏闕者再冬抱疾連年走江湖者萬

里僅存殘息仰荷隆恩謝中伏念臣學不足以爲已而欲推之以爲人謀不足以保身而欲底之以保國進不量其淺薄退遂致於顛隳爛額焦頭何補救焚之道跋前疐後自貽速謗之憂天地涵容日月清照雖遠從于譴斥乃曲荷于保全迨此例遷猶得善地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智爲燭所寶者慈憐其孤危之踪處之深僻之所尚叨厚祿以養餘生臣敢不銘骨知恩洗心念咎情同烏雀願依湯網之寬仁德仰乾坤肯慕湘纍之猶介

流離至此忠愛藹然惜海外謝表不傳爲可惜耳 李又玄評

宋李忠定公奏議選卷之八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宋 李綱伯紀著

宗人李春熙皞如輯
筠陽戴國士初士較

宗裔李嗣玄評定

謝差中使傳宣撫問降賜茶藥表

臣綱言伏蒙聖恩以臣除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特降中使傳宣撫問敦遣赴任賜臣茶藥銀合各一具臣已望闕謝恩祗受訖者久去天墀徒深葵藿之志遠迂星使特頒雨露之恩祗佩寵光彌增感

涕臣綱謝中伏念臣一介腐儒三朝舊物荷聖神之知
遇念終始之保全辯醜詆于豺狼當路之時脫餘生
于蛟鱉垂涎之口恩輝厚矣報稱蔑然迨茲命帥以
總戎乃復棄瑕而用舊式頒異數昭示眷私滌煩以
北苑之靈芽捐疾以尚方之妙劑實奩深貯聖詔誕
敷穆如清風之慰心恍若沉痾之去體夫何派陋有
此遭逢此葢伏遇皇帝陛下聖德日躋神心天運公
生明而忠邪自辯道乃久而是非自明故于起廢之
間示之體貌欲使錫命之際知所勸懷臣敢不仰體
皇慈深求民瘼布宣威德庶收藥石之功慰撫烝黎
俾知飢渴之解願圖尺寸之效以答乾坤之私上
具荆湖南北路已見利害奏狀

今具荆湖南北路招捕盜賊拊循歸業之民經營控
禦措置錢糧已見利害于下

一准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司關荆湖南
路馬友約六萬餘人馬數千疋船數千隻見在
潭州李宏約一萬餘人見在岳州曹成約十萬
餘人見在道州劉忠約一萬餘人見在岳州平
江潭州瀏陽界出沒作過胡元奭三千餘人見
在茶陵界上李冬至餘黨五千餘人見在郴連

界上荆湖北路楊華約一萬人雷進約八千有餘人劉超一萬二千餘人見在鼎澧州界已上約二十餘萬人其餘接境去處千百群聚又不在此數盜賊之衆如此非得重兵制禦彈壓使之畏威不敢猖獗然後可以招納爲用而遽欲以恩意姑息懷之臣未見其可也今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臨以重兵理當聽命訪聞馬友一項人馬卽日見在潭州視諸處頭項頗爲循理宜先次招納稍加旌賞以勸其餘劉忠一項人馬號白羶笠卽日見在岳鄂潭表諸處界上屯

洎出沒作過自知罪大不能自新嘗于旗上有永不伏招安之語此一項最爲桀黠猖獗數州之民皆被其害宜先次討蕩使其餘知所懲創胡元奭一項已爲提刑呂祉會合殺散劉超一項已爲鼎州帥臣程昌禹遣兵逼逐出境未知所向自餘李冬至鍾相餘黨楊華雷進逐項賊火招納討定當隨宜措置外惟曹成一項狡獪慘酷尤甚屢招屢叛所至以人爲糧靡有噍類卽日見已起離道州侵犯廣西賀州界分緣廣南州縣素無城郭人兵孱弱深慮乘虛遠引爲

二廣之患宜先遣曉事官吏使齎朝廷所降勅
榜黃旗金字牌先去撫諭示以禍福許之自新
如聽伏招納卽依金字牌上聖旨處分將所被
虜及老不堪披帶人經所屬給據放散外其寔
堪披帶出戰人結成隊伍並聽宣撫司使喚具
首領姓名推恩外其首領理須撥隸諸將下隨
材錄用不堪披帶出戰尚堪執役之人合刺充
廂軍分隸諸州其揀選老弱不堪執役之人給
公據放散係東北人無業可歸令就近分送州
縣居住將天荒戶絕拋棄逃亡係官田土措置

給與耕種借貸種糧務令存恤得所昔東晉朝
北方流人皆置僑寓州軍以處之蓋流人與土
著盜賊不同放散無所歸又須結集爲盜全藉
州縣官用心循拊自當復爲良民伏乞朝廷更
賜詳酌指揮其李宏一項元隸馬友今已將帶
一行人馬擅往岳鄂亦乞依此施行如不伏招
納依舊作過卽乞多發兵將會合掩殺以殄滅
爲期如此則荆湖盜賊不踰時可定緣臣所得
聖旨指揮令相度由廣東前去之任因令撫定
廣南州軍見已具奏申明若自廣南前去卽荆

湖事無由措置深慮有失機會伏望聖慈特降
睿旨作朝廷行下付福建江西荆湖路宣撫司
密切措置施行

一勘會荆湖南北路州縣居民近年以來初遭鍾
相孔彥舟作過遷徙失業重以馬友曹成李宏
劉忠劉超楊華雷進十數頭項蹂踐搔擾民不
聊生湖南潭衡全邵道永郴桂陽湖北岳鄂鼎
澧并屬縣等例皆殘破民居存者百無一二田
土荒蕪財谷匱乏將來盜賊平定之後若不極
意招集料理使之歸業墾闢耕鑿以望歲豐則

破殘州縣卒未就緒欲乞朝廷特降勅榜曉諭
應歸業之民委寔曾經兵火不曾種蒔去處與
免將來冬苗租稅無力耕種貧不能自存者官
貸種糧隨物力等第約度數目支給候將來成
熟隨料回納入官逐州見今起發上供錢絹銀
等委是無從而出特與權免一次檢踏田土支
散錢糧官吏奉行不得減裂搔擾重寔干法務
令寔惠及民使一方曉然知朝廷德意所在契
勘荆湖土地沃衍最產穀米財物止緣累年盜
賊失于措置遂至凋弊朝廷稍寬目前之急不

惜賑貸之費假以歲年漸次復舊國用何患不
饒如合聖意伏乞特降指揮施行

一荆湖之地綿數千里南通二廣西引四川北控
襄漢東接江淮自昔號爲上流諸葛亮謂之用
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制御西北荆湖諸郡
如鼎澧岳鄂連荆南一帶皆當屯宿重兵倚爲
形勢使四方之號令可通襄漢之聲援可接乃
有恢復中興之漸今福建江西荆湖路宣撫使
司之兵將來平定盜賊之後復還行在臣畫一
內依所降指揮踏逐乞兵不滿萬人若到本路

兼得岳飛吳全韓京吳錫等兵方及二萬之數
分屯布依沿江要害去處深慮不足伏望聖慈
許臣候到本路相度形勢圖上方畧別行申請
一契勘荆湖兩路當盜賊兵火之後物力大屈今
來養贍官吏軍馬賑貸歸業之民修治官府城
壁器仗之類百色用度並皆未有指擬朝廷欲
以二廣經理荆湖固爲得策然廣南素號薄瘠
米穀不多財用窶乏加以比年應副朝廷湏索
尤覺困匱借使竭力剗刷所有幾何今又盜賊
未弭道路不通卒未可以那移應副近准尚書

省劄子許于吉州權貨務支銀一萬兩錢一萬貫此但可以支目前之用若要支吾年歲間非于江西鄰近湖南州郡權宜應副決不能有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于筠袁虔吉等州應副米十萬石于轉運司及吉州權貨務應副銀五萬兩錢十萬貫接續支使庶幾不致闕誤右謹

一錄奏聞伏望勅旨

此篇不當以文字論其招撫盜賊須壓以重兵不可遽以恩意懷之深中今日流寇之病其分別良悍以爲招討次第及分隸強壯刺充廂軍放散老弱安插流人皆當今良策至于屯宿重兵于上流要地使四方之號令可通襄漢之聲援可接自是恢復急務且以荆

湖南北兩路綿亘數千里用兵止二萬人支銀止六萬兩米錢止十萬石貫何厯厯也
再乞招撫曹成奏狀

右臣契勘昨來荆湖群盜唯曹成人數最多曹成侵逼嶺外唯廣州事體最重故今日招捕盜賊先後緩急之序臣謂當以經營曹成救援廣州爲急曹成十萬之衆除老弱婦女外能戰之兵不下三萬今據廣南東路經畧安撫使林通前項申述已侵入本路封連州界若便行進兵掩擊賊必聞風奔衝南向不唯先犯廣州而廣南東西兩路州縣必皆受害臣謂經營曹成軍馬先須招撫爲策之善緣招安巨寇必得

重兵先張形勢示以國威使之畏伏若止欲懷以姑
息之恩賊衆必不肯投戈解甲分散徒黨如此是日
前名爲招安必貽後日之大患臣請以近事驗之昨
趙延壽未到德安府願從陳規與撫諭官馮轡招安
旣近州城覘知德安兵數不多遂乘規出城餞轡輒
謀驅虜規僅以身免官吏多爲延壽所得張琪自繁
昌歷建康湖杭千有餘里必要赴呂頤浩軍前招安
劉光世韓世忠等招之皆不聽命假道徽州不敢入
城秋毫無犯其意可謂確矣及至祁門浮梁見王師
古等兵衆不多遂劫盟以執師古直犯饒州賴闡臯

力戰方退復領餘黨猖狂于宣徽之間久之方定以
此可見盜賊狼子野心叛服無常要當壓以重兵始
免反覆臣蒙恩除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見
今止有撥到任仕安一項軍馬計一千三百餘人雖
已具奏遵依近降聖旨踏逐軍馬道路寫遠見今阻
隔卒難辦集竊恐遷延日月賊勢益張而臣誤蒙委
寄之重深慮事失機會若一處帥府失守益難料理
乞降睿旨從臣所乞踏逐軍馬外更自朝廷差撥一
軍整齊兵將付臣使喚臣又嘗奏論韓世忠忠勇有
謀治軍嚴肅可以倚仗今若委世忠進發廣東以援

廣州使臣同共措置招撫則曹成之衆可以放散老
弱揀擇強壯充兵分隸軍中指日可定緣世忠係宣
撫福建江西荆湖路非得朝廷指揮恐不敢出本路
界以援二廣不唯二廣州縣未甚殘破速當保全而
荆湖劇賊皆視曹成以爲叛服若招撫曹成已定全
得二廣則荆湖兩路盜賊或招或捕皆易爲力顧曹
成桀黠擁衆數萬非世忠全軍聲勢之壯未易使之
聽從臣前所謂當以經營曹成救援廣州爲急者此
也伏望聖慈詳酌前後奏請早降睿旨施行臣見起
發建昌軍等處聽候指揮

臣等乞依近降指揮乞兵二萬人措置招捕曹成奏
狀

右臣契勘昨奉聖旨令相度取道廣東之任就令撫
定廣東州縣又據廣東經畧安撫使林通申曹成侵
犯賀州及懷集縣臣已恭依聖訓起發前去廣東
措置撫定緣臣見帶軍馬止有任仕安一項計一千
三百餘人除火頭輜重外結成隊伍不滿千人雖依
朝廷近降指揮踏逐人兵並未蒙差到亦無可使將
官委是兵力單弱其曹成賊馬十萬若不就招撫爲
岳飛等逼逐奔突二廣廣西猶有峒丁土兵刀弩手

等可以防遏廣東將兵孱弱除廣州外其餘州郡並無城壁可守非得重兵豈能挫遏賊鋒保護兩路况臣誤蒙聖恩宣撫荆湖廣南深慮無以遠將明命宣暢國威使巨寇望風震服萬一與賊相遇勢當掩擊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以千兵而當十萬之衆是以一當百雖古名將能以少擊衆亦難成功况臣書生不諳行陣徒以常備位宰相使之撫定一方今日職事動繫國體與戰將偏師僥倖一時之利者自不同科其所乞之兵未敢全望且得萬餘人分爲五軍粗成軍容張大聲勢鼓行而南庶幾亦可指受將

佐乘機制變施設方畧保全二廣仰寬陛下南顧之憂若只令臣以任仕安千餘衆苟且前去竊恐虛受重責伏望聖慈矜察特降睿旨早賜指揮更自朝廷差撥一軍整齊兵將付臣使喚臣見迤邐前去聽候回降指揮

小帖子

臣契勘樞密院劄子內備奉聖旨令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斟量賊勢分撥人馬策應岳飛上項所差兵合自南雄英韶前去廣州稍可捍禦賊馬保全廣東乞降睿旨令差撥隨逐臣前去聽受節制

庶幾藉其兵力諸事易爲措置如蒙聖旨允臣所請乞用金字牌降下施行

既付公以荆湖廣南四路重寄又僅界兵千餘其所以遣公之意謂何公所乞僅萬人便自許以乘機制變施設方畧保全二廣而所乞之兵又只就朝廷所遣策應岳侯者使聽公節制公所處之時何其難而公所望於朝廷者又何其易耶

李又玄評

經過邵武軍乞往祖塋展省奏狀

存此以見公爲邵武人也

右臣遵奉聖旨將帶任仕安所部人馬前去廣東撫定州縣今月二十五日已入邵武軍界邵武軍係臣鄉里有祖塋去城七里久不展省臣已一面措置輜重器甲爲陸行計量帶人從前去祖塋展省並不相

妨亦無分外留滯日數緣臣見統軍馬合具奏知

展墓亦須奏知赴任經繇之路亦從中制甚矣文法之繁苛也然用兵則失律者不誅士卒逃潰者反以銀絹招集何寬嚴之失體也

李又玄評

到湖南界首謝表

臣綱言伏奉告命除臣觀文殿學士依前左銀青光祿大夫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充湖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不許辭免內外官司不許收接文字臣已祗受告命遵稟聖訓自福建路起發於今月十一日至衡州茶陵縣入湖南路界交割本路安撫使職事訖者撫楚粵之俗于遐方叨將明命觀天

人之文于秘殿復與清班惟寵數之過優知委任之
難稱以榮爲愧感極涕零中謝竊以荆湖之奧區寔爲
東南之重地控引川廣襟帶江淮方時承平爲一都
會屬夷狄之倣擾致盜賊之內訌郡邑凋殘姦吏因
而漁獵田疇荒蕪遺民誰與拊循宜得信臣往膺重
寄如臣者崎嶇可笑結約亡竒徒自信其孤忠曾莫
著于微效三朝遭遇濫叨出將入相之名七載飄零
初無防患周身之術憶昨歸從海上退處閩中疾病
交攻但有餌藥持危之志血氣傷耗敢懷據鞍矍鑠
之心豈謂皇恩不遺舊物付以分閩之重任加以禁

殿之隆各中使來臨載傳溫詔匪頒下逮祇沐湛恩
不容一再以懇辭乃爾黽勉以就職安國久廢豈死
灰復然之敢期文淵慨懷必馬革裹尸而後已此蓋
伏遇皇帝陛下法天御極體道應時明原肯以定是
非本何心于用舍脩政事而攘戎夷蓋有意于翕張
致茲憂患之餘亦荷甄收之賜臣敢不激昂素志澡
滌前非撫凋瘵以牧善良宜威靈而戢姦宄承流宣
化遠希循吏之風禦侮折衝更勵虎臣之節

乞正李宏擅殺馬友典刑奏狀

右臣准樞密院劄子近據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

撫使司奏潭州申副總管馬友自到潭州擅置刑獄
枷栲州縣官僚分遣衙兵肆行劫掠殺害良善無所
不至又遣本軍官遍權屬縣強取錢糧凌逼知通跋
扈恣橫及遣牙兵下村收捉百姓蔣暹等剗刷金銀
每二十人爲一串皆透手心以索貫之出語不遜欲
抗拒王師承武功大夫貴州團練使統制軍馬李宏
公文承馬友勾請前來會合收捉劉忠旣到潭州卽
無遣兵收劉忠之意言語大段不順宏不敢依從于
六月一日統兵入城已將馬友處置訖除已鈐東軍
兵不令搔擾曉示居民安業外奏聞事六月二十六

日奉聖旨李宏誠心體國勦除叛逆備見忠義可令
學士院降勅書獎諭其馬友軍衆令樞密院給降勅
榜撫諭差使臣齎送前去仍仰孟庾韓世忠措置撫
存將湖南江淮百姓放令歸業外將帶堪出戰人馬
隨軍使喚劄送臣照會臣竊見拱衛大夫成州團練
使馬友與李宏皆北來盜賊犯湖南占州縣內馬友
以嘗殺敗孔彥舟已蒙朝廷勅命除湖南路副總管
在潭州駐劄一年有餘雖脅制官吏搔擾百姓拮聚
錢糧贍養徒衆不無過惡然寔未見有背負朝廷之
迹李宏陰圖殺害并誅將佐王成等十數人却稱馬

友常有不順之語不敢依從於六月一日統兵入城已將馬友處置訖既無證佐事理難明設使馬友有不順言語及諸般過惡近則有福建等路宣撫司見在吉州遠則有朝廷皆可申陳聽候指揮豈可擅行誅戮如殺一副總管以言語他故加之則以次將領凡欲戕害將帥者何所不可方今朝廷欲振起中興之業正當分別是非明辨曲直使號令所及群盜心服自然不勞兵革可以底定今馬友下潰散軍兵數萬爲群散漫江湖間擄掠作過雖加招撫徃徃以此爲言未肯聽從今來李宏已隨韓世忠軍中前去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將李宏特正典刑庶幾四方盜賊見朝廷紀綱既正漸次率服

小帖子

臣契勘李宏既殺馬友之後恣其徒黨盜取官司倉庫金銀錢米爲之一空官吏居民盡遭劫掠類皆裸露其所得財物盡于岸下用舟船裝載意欲遁去適值韓世忠前軍統制解元到來盡皆拘攔入城又遣人兵奪門欲出爲解元殺敗數百人事方稍定顯見李宏圖殺馬友本非激于忠義若不正典刑深慮爲盜賊所窺上累國體不細臣素愚

直輒敢干冒天威妄有陳述伏乞聖察

馬友雖曾為盜賊然有敗孔彥舟之功既已蒙朝命為副總管矣倘其下殺一副總管便代其位則何以號令三軍故必誅李宏而後紀綱正盜賊服矣 李又玄評

乞本司自備錢本前去廣西出鹽地分計置煎

鹽奏狀

右臣累具奏聞乞于江西路降州撥米五萬石錢十萬貫應副本路支用至今未蒙回降指揮蓋緣本路連年為盜賊蹂踐州縣類皆殘破百姓屢經科湏物力匱乏難以再行敷配深慮目前闕乏無以贍給軍兵招捕盜賊及到本路官私空匱皆如所料雖多方

擘畫應副支遣別無可以措置理財足用之術喋喋仰煩朝廷方當多事之時決難逐一指準應副竊見廣西逐年煎造海鹽元額都計二千一百萬斤近年以來失於措置煎造不及四分之一其餘皆是失陷之數湖南北路見今通行廣東鈔鹽商賈入納搬運數目不多遂致闕食每斤價例日漸增長厚利悉歸商賈民間日食貴鹽見今私販公然行往寔難禁止欲乞朝廷特降指揮許令臣本司自備錢本前去廣西出產海鹽地分計置煎鹽于二千一百萬斤十分數內只乞二分之數計四百二十萬斤本司自備舟

船脚力般運前來本路出賣庶幾鹽價稍平民不艱
食贏餘之數可以贍養軍兵不致仰煩朝廷應副如
朝廷以爲有侵權貨務之利卽乞依廣東鈔鹽體例
于權貨務入納鈔面錢卽于鹽法並不相妨委是利
便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詳酌施行

廣西未聞有海鹽也故存以備考且以見公
措畫兵食之難也 李又玄評

官祠謝表

臣綱言臣昨任知潭州兼湖南路安撫使准勅差提
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任便居住者奉詔令于侯藩愧
無善狀修香火于琳館叨沐寬恩感懼交深涕泗橫

集中謝伏念臣衰遲孤跡憂患餘生蒙起廢于丘壑之

間使收功于桑榆之日蕩攘群盜循撫疲民黽勉百
爲篋著消埃之效積累多釁終煩搏擊之才荷聖度
之包荒擴皇明而燭隱衆毀銷骨雖貽投杼之嗟太
陽中天必冀容光之照解帥閫之重寄還真祠之舊
游有覲面顏尚叨廩饑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躬天錫
之勇智濟國步之艱難以虞舜好察之心行成湯克
寬之政致茲罪戾亦被保全臣敢不凜雪前非激昂
晚節遙瞻軒陛雖無望雲就日之期自屏山林益勵
愛君憂國之志

漢書卷之八

漢書卷之八

漢書卷之八

漢書卷之八

漢書卷之八

漢書卷之八

漢書卷之八

漢書卷之八

漢書卷之八

漢書卷之八

漢書卷之八

漢書卷之八

漢書卷之八

漢書卷之八

漢書卷之八

漢書卷之八

卷一